



申江
民國九年三月七日生
河北省河間縣人
天津商專畢業

浮城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申江

時間：一九八五年秋天

地點：香港

人物：（出場序）

剛仔：珍妮的兒子，不足四歲。由於父親早死，母親不正常的職業，使他自幼由人帶養，日常和生母聚少離長，難免養成一些異於常兒的心態和習慣，有些表現智能遠超過他的年齡，許多地方却又趕不上正常的兒童。

區陳招：香港常見的小康之家主婦，不論自己老公收入多寡，都以賺錢貼補家用為榮，除了把主臥房出租以外，居然能將工人房分租給二個房客收租，並且替人帶養幼兒，每月收取相當高的祿育費。四十餘歲年紀，微胖的身體，俐落的手腳，平日穿着顏色樸素而質地高級的洋裝，顯示出她生活規律而富裕。

瑪格麗：二十三歲，正是東方女性成熟的開始，七年前由大陸逃來香港，帶著早已養成的對任何人都沒有信任的心理，到香港後決定了賺錢至上的原則，由工廠小妹而舞院舞女，到相當紅的夜總會小姐，從生活中獲得學問，炯視媚行毫不作做、招引，並且擺弄客人的手段爐火純青，加上豐腴的臉頰，玲瓏的曲線，構成她當紅的資本。

跛雄：本名方義雄，九龍這一區的黑社會頭子，經營淫業，由夜總會、小舞院、甚至一鳳樓。放高利貸，迫良為娼。手下保鏢打手無數，控制的「小姐」多人，穿着洋服料做成的唐裝，不但襯出他魁梧的身材，更

便於特殊的動作，一雙濃眉，兩目炯炯發光，帶有不怒而自威的煞氣，左足微跛、拄着黑漆手杖，行動仍然十分敏捷，街坊上尊稱雄哥，背後却呼他跛雄。

功夫茂：三十餘歲，跛雄倚仗的頭號打手，原是羅湖的黑社會領袖，少年時受環境影響，混過紅衛兵，為「劃清界線」曾鬥爭生母，手段殘忍令人髮指，但與幼兒剛仔相處以來，每每勾起童年回憶，逐漸恢復泯滅已久的良知，對珍妮舐犢之情深為感動，無意中時加呵護。平時面目冷峻，神色木然。因擅長功夫而被稱為功夫茂，本名林青茂反而不彰。

珍妮：近三十年紀，少女時期，常識遠超過了智識，發生香港常見的事件，為情失身而所遇非人，因好賭而積欠「大耳窿」債務，所適者憂懼身死，被迫為娼，長年的苦難生活折磨之下，脂粉已經掩不住憔悴的顏容，但一襲唐裝短衫褲仍然襯出了她成熟而窈窕的身材，日久的神女生涯養成了習慣性的麻木，已經達到行屍走肉的程度，只有見到她的寶貝剛仔的時候，母性能夠恢復她的生機。

媚都岡次：日本電氣商人，三十餘歲，香港通。方臉濃眉，眼睛被浮腫的眼皮及異常肥大的「眼袋」擠得成了一條線，形成了一般人所說的色眼，而異常肥大的「眼袋」也代表着縱慾過度的成績，下巴由於鬍鬚極密留下了剃後的鐵青色。中等身材却因膀大腰圓而顯得矮短，舉步沉穩看得出曾學過柔道，開口時帶有極濃的日本味道，而神態上更有著經濟大國國民，財大氣粗的倨傲。

林太郎：六十餘歲，當日本投降的前兩年，在台灣被日軍徵兵參加中日戰爭，至中國大陸，逃離軍營，娶妻生子，隱居度日。迨大陸變色，共產黨指為戰犯、漢奸被捕，經十數年出獄後，與妻子投奔自由再度被捕，花甲之年始逃來香港，而妻子已不知下落，由於大半生在憂患絕望的牢中渡過，頭頂全禿，容顏改變，在香城大廈獲得看更工作，得以溫飽，終日閒暇，閱讀報章消遣，因而吸收到許多各方面的新舊知識，接觸大廈中出入的各階層人物，無形中養成他看破世情的心態，詼諧的談吐。

林季豐：林太郎的同胞幼弟。四十餘歲，除了幼年在日據時期過了一陣苦日子之外，一直過的是祥和富足的生活，長成後學有專長，經營電氣工廠，推動民族工業帶動外貿發展，促成專業化、精密化、國際化，曾當選全國工商界十大傑出青年之一。多年來的春風得意，使他容光煥發，精神飽滿，加以服飾得體，使他看上去仍然像三十歲的青年。

梁甘：四十歲了，背影看儼然是未發育成熟少年，細脖頸、削肩、四肢長而軀幹短。正面看上去却像五十開外了，臉上五官小皺紋多，雖做笑臉也帶有幾分愁苦的神情。額上的頭髮幾乎壓著了眉毛，顯示著幼年生活困苦而智商不高，二十年來一直在區家工廠打工，做著區陳招的房客。

妹仔：十九歲，出生在香城大廈，相識之鄰居均呼其乳名妹仔，而不知其學名為林自強。外貌文靜而秉性剛強，書院畢業後，任文員，出落得清秀俊逸，婉妍脫俗，挺直的鼻樑配著端正的櫻唇，雙瞳蕩水，齒若編貝，披著柔軟自然的頭髮，穿著色彩淡雅的洋裝，更顯得麗質天生，風采不凡。

區正發：五十左右，道地的老香港，經歷過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七三年的股票風波，以及連續幾年的世界經濟不景氣，他不但有驚無險的渡過，更賺進了香城大廈的住屋，但是九七問題引起的震撼却使他增多了白髮，所幸時日尚早，能夠觀察各方反應，定下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向錢看」。盡快賺取走路的資本，一但香港有變，絕不至於「投奔怒海」，當然，真有一日來臨，用「腳」投票，難免有著無可奈何的悲感。他服飾整潔，身體微胖，使人肯定他是事業有成的紳士。

表叔：近四十歲，大陸「陝南進出口公司」的經理，姓胡。粗糙的臉上有著深深的皺紋，稜角分明的西裝頭，配著久經風霜鑲紅邊的眼睛，紅鼻頭，深咖啡色的嘴唇，神情呆板，如木刻人像。不論穿制服或是西裝，都選擇肥大得不合身體的深藍色，却偏配上咖啡色的皮鞋，令人看了感到格外的不調合。

尤新：牛高馬大，虎口獅鼻，外型粗壯却偏喜歡做出袅娜姿態，慾望高而智能低。由物資奇缺的均貧社會初到香港，感到眼花繚亂，恨不得立刻變成香港人，享有香港的一切。

其他：債務人，打手甲、乙，劫匪甲、乙——香港社會常見的居民。

附註：

「區」因姓氏讀「又」，「仔」係方言，習慣讀「ㄉㄞ」。

第一幕

時：一九八五年，秋夜

景：香港、九龍、香港大廈十三樓

人：林太郎、林季豐、區陳招、剛仔、珍妮、跛雄、瑪格麗、喺都岡次、表叔、梁甘、區正發、功夫茂、打手甲、乙、債務人。

幕啓：

座落在鬧區邊緣，高十九層，面積約兩仟呎的商業、住宅大廈。一梯兩夥，分為「A B」兩個單位。現在所見到的是第十三樓的大部份。

走廊上燈光明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牆壁上寫着「F12」和「第十三樓」的字樣，有電梯及通往上、下的樓梯。電梯的左右，「A B」兩單位大門相對，都有着同樣的木門和類似的鐵閘，靠左首B座的門旁，除了正常的門牌之外另有一塊類似招牌的大門牌，紅底白字，十分搶眼。當大門打開的時候，可以看到客廳的部份牆壁，其餘的大部份都為舞台左側的翼幕遮住了。如今鐵閘和木門緊閉，黑色的鐵閘，增加了神密的氣氛。

A座只關着木門，咖啡色推拉式的鐵閘敞着，廳內燈光稍弱，但可以看到近大門處有一組沙發和茶几，靠右方有一組餐桌椅子和酒櫃，加上一隻正在開着的電視機擺在角落裡，構成香港常見的小康之家的客廳。由於電視機擺的角度關係，看不見畫面，只能聽到功夫錄影帶「猛龍過江」的音響，和看得到正觀賞錄影帶的孩子——剛

仔。

「猛龍過江」的音響刺耳，他一面學着李小龍在舞弄着兩截棍，一面津津有味地看着。

餐桌的右前方是通往廚房的通路，在錄影帶音響聲音低的時候可以聽到炒菜的聲音：這時已經將近香港人的晚飯時間——八點鐘了。

通路的右前方是工人房，現在却硬擠進去了兩張單人牀，中間夾着一隻高脚茶几，像是兩人共住的單身宿舍。除了兩牀一几之外，再無餘地容納其他傢具了，而且其中一張牀正在大廈的安全樓梯底下，屋頂的斜度使得坐在這牀上的人必需彎腰低頭才能適應。廚房通路的轉角有一間臥房，房門向着台口，轉過牆角，是這單位的主臥房，房門對着大門和門旁的洗手間，在主臥房和洗手間當中是佔了整個廳正面牆壁的大落地窗。

由落地窗可以遙望維多利亞海峽對岸的香港，以及海面上游弋的船隻，燈光晶瑩的香港倒影映在水波盪漾的海面上，看起來有着輕微浮動的感覺。

這時剛仔看到過癮的地方，走向電視機前，把音響轉大，「猛龍過江」的音效聲更為刺耳。廚房的通道內跑出區陳招來。

她一面帶有擔心表情望着主臥室的門，一面走向剛仔。

區陳招：剛仔，小聲點兒，別把瑪格麗阿姨吵醒了！

剛仔並不理她，主臥室的房門却開了，穿著睡袍的瑪格麗出現。

瑪格麗：早就被吵醒了！

區陳招：（把錄音機聲音關小）還不跟阿姨說對不起！

剛仔：（看也不看她們）對不起！（又把聲音開大）

區陳招：（已經走向廚房通路，回頭）聲音小一點兒！

剛仔：我說對不起了，聲音大點兒不怕！

區陳招語塞，瑪格麗拿着一卷錄影帶走近剛仔。

瑪格麗：我們看歌唱節目好不好！（把錄影帶放電視機上）

剛仔：不好！媽咪租錄影機是讓我看功夫片的！

區陳招：（生氣的）這孩子真……

瑪格麗：算了，區太！收工回來再看，我也該換衣服了！

區陳招：（感慨）替人家帶孩子真難吶！

瑪格麗：是嘛！區太又不缺錢用，何必要辛苦……

區陳招：倒不全是為了錢——兒子、女兒都被老公送到國外去了，家裡太冷清，這就把房子分租，替珍妮帶孩子

！幫人家忙，又能貼補家用……

瑪格麗：當然！能夠賺錢總是好的！

區陳招：老公也說，一九九七以前，只要香港不變，就留下來，香港還是賺錢的好地方！（說着走向去廚房的通路）

瑪格麗也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時，電梯門頂端的指示燈跳動，由「G」字開始上升。同時，樓梯上有着「篤答」聲響起，跛雄由樓上走樓梯下來，身後跟着打手甲、乙，「篤答」聲是他手中拐杖戳在地面上造成的。他站立在樓梯口，等待電梯到達，同時向身後的打手甲、乙示意，令去B座叫門。

打手甲按B座門鈴。

電梯已經到達，停在「12」字上，電梯門開時，債務人和功夫茂出來，債務人是被推出來的，脚步踉蹌到了跛雄面前。

服飾整潔，滿臉晦氣的債務人，膽怯的站立着。功夫茂緊跟着站在他的身後。

同時，B座門開，珍妮打開鐵閘出來，見是跛雄，立即走出門外。

珍妮：（恭謹地）雄哥！

跛雄：（命令地）到樓上去，叫你再下來！

珍妮：是！（慢慢的向樓梯走去）

跛雄進入B座大門，打手乙跟着進去，打手甲仍在門旁站立，虎視眈眈的瞪着債務人。

債務人：（向功夫茂，求情的）茂哥！

功夫茂用動作回答，抓住對方的手，扭轉身體，向臀部一脚，債務人被踢進B座。打手甲立即進入，拉上鐵閘，而木門未關，隔着鐵閘可以看到打手甲進入之後，舉手向債務人一記耳光，債務人被打得退後，打手甲逼向前去，離開鐵閘，動作看不見了，却仍然聽到打手打人，和債務人護痛的叫聲。

A座中，看錄影帶的剛仔看得興高彩烈，向着螢光幕摹仿着動作。

剛仔：（大叫）打的好！打！

這時，功夫茂已走到A座門前按鈴，原已走上樓梯的珍妮也由樓梯走下，當剛仔聽到按門鈴聲開門時，珍妮已

到他身後，兩人先後進入A座。

剛仔：（向功夫茂）茂叔叔，李小龍好好看啱！

功夫茂：我有更好的！（由口袋取出兩個「紙拉炮」來）

紙拉炮——在婚禮或其他慶祝場所常見的圓錐型紙製品，用力拉尾端的細繩，立即發出爆竹般的聲響，並且射出彩色紙條來。他拉給剛仔看，剛仔立即由母親懷裡掙扎下來。

功夫茂把紙拉炮給他。

剛仔：（鼓掌）好哇！（拿起兩截棍，耍着）茂叔叔教我！

珍妮：媽咪有事跟茂叔叔講！你先看錄影帶……。

剛仔：好吧！（向茂）以後你要教我！

功夫茂：一定！

剛仔又去看錄影帶，而且把聲音調低了，得意的看看媽咪，功夫茂愛憐的摸摸他的頭。珍妮和功夫茂坐在他背後的沙發上，一時無言，都注視着螢光幕。雙方都找到了話題，同時轉頭欲語，又都停了。

珍妮：你先說……

功夫茂：你說吧！

珍妮：你在街上遇見了什麼人？

功夫茂：打劫金舖……

珍妮：捉到了？

功夫茂：沒有，跑了！

珍妮：這種事，天天都有，這些人做了案，往大陸一逃，沒事了再回來！

功夫茂：太笨了！我從大陸跑出來——還回去？手裡有錢，那裡都好走！

珍妮：（擔心的向兩面望望，壓低聲音）茂哥，你別是也打這種主意吧？

功夫茂：如果有一筆錢，你就不必捱這種日子！

珍妮：不！想都別這樣想！我只要本本份份的再捱兩年，等把雄哥的債還清了，那怕到工廠打工，也夠我們母子生活！

子生活！

功夫茂：哼！還要捱兩年！

珍妮：我常想，要是中了六合彩——那怕是二獎，也夠還債了！

功夫茂：（笑着搖頭）太渺茫了！

珍妮：可是沒危險哪！茂哥，聽我說，千萬不能想……

功夫茂：我不過隨便說說，想怎麼樣能幫你……

珍妮：我正是事想求你……

功夫茂：（高興）你說！

珍妮：（扭捏）我……想請你幫忙……

功夫茂：沒問題！只要我做的到！你說！

珍妮：（鼓起勇氣，擔心引起反感，斜視對方）是剛仔的爸爸！……

功夫茂：（意外）啊？！

珍妮：（連忙解釋）今年，去世三週年了，後天重陽節，我想回大陸掃墓，拜一拜……

功夫茂：香港人重陽節掃墓？

珍妮：你們不是？

功夫茂：大概不是——我弄不清楚！（勾起心裡傷痛）我從來沒有掃過墓！

珍妮：茂哥的父母？

功夫茂：（搖頭）不知道——快二十年，誰知道還在不在？（不願再提，改話題）你回大陸掃墓，什麼時候去？

珍妮：今天能去最好，可是，我不敢跟雄哥請假！

功夫茂：好的，我替你講！

珍妮正要道謝的時候，B座的鐵閘由打手甲開啓，功夫茂聽到聲音，向珍妮擺手，立即走出A座，在B座鐵閘

開啓之前，債務人被打的聲音間中傳出來。

B座中，債務人被打手乙推了出來。債務人的上衣已被撕破多處，人更是鼻青臉腫，搖搖欲墜。打手乙用手架

住他。跛雄跟着出來，功夫茂也及時迎上，和打手甲及跛雄，包圍着債務人。

同時剛仔的一捲錄影帶播完發現功夫茂走了，起身。

剛仔：茂叔叔走了，要跟他看功夫片呢！

珍妮：自己看！（向前幫他換帶，拿起瑪格麗的一捲）

剛仔：那是歌唱……

珍妮：噢！（看帶盒，另找一盒替他換着）

門外：

跛雄：阿茂！你猜的對！（指債務人）他說實話了！家裡還有錢！

功夫茂：我跟他去……

跛雄：殺雞何必牛刀？讓他們倆去……

功夫茂：（向甲）知道是多少钱？

債務人：（嘴巴被打腫，吐字不清）一萬塊……

跛雄：昨天是一萬，今天一萬五！

債務人不敢反駁。

跛雄：（向甲）去吧！沒有錢，斬他一隻手抵債！

打手甲：是！（和打手乙挾持着債務人走向電梯）。

跛雄向樓梯走，功夫茂跟着。

功夫茂：（一面走着）雄哥，有點事兒，跟你講……

兩人說着上樓去了。

電梯到，媚都岡次出來，打手甲、乙押債務人進電梯，下。媚都在走廊上手拿報紙比對着門牌。

媚都：（唸唸有詞）住家溫柔少婦，珍妮誠意徵婚……

同時，珍妮由A座探頭望着已上樓的跛雄，媚都一眼看到了她，指着報紙給她看。

媚都：珍妮？

珍妮：（一怔）是！

媚都：我來——（指報紙）徵婚！

珍妮：日本先生？

媚都：日本先生好！（想進入A座）

珍妮：（急攔住對方方向對面指）不！是對面，B座！

媚都：噢！B座！（色迷迷的預備攬對方的腰）。

珍妮：（巧妙的閃開到B座門外）請進！

媚都正要進門，剛仔由A座奔來，抱住珍妮的腿。

剛仔：媽咪回來！

珍妮：剛仔乖，去看錄影帶……

剛仔：不要！（要抱珍妮回A座）

珍妮：（掙開剛仔，走回兩步，向A座叫）區太！區太……

區陳招：（由廚房通路出來）來了！（急向門口奔來）

剛仔放開母親，向前，到B座門內，雙手推着才進門的媚都。

剛仔：你走，你走啦！

媚都：（蹲下身體掏錢出來）小朋友，給你錢，買玩具！

剛仔：玩具，我有——（取出紙拉炮，對正對方）你看！

媚都真的把臉湊上去看，剛仔用力拉繩——紙炮突然大響。

媚都：哎喲！（驚得跌坐在地上）

同時區太跑出來抱起剛仔，剛仔掙扎着大叫。

剛仔：放開我！我要媽咪！媽咪！

珍妮：（連忙扶着媚都）對不起，日本先生！

媚都：（日語）混蛋！（國語）王八蛋！

珍妮：日本先生——

媚都：唔！

珍妮：請！

珍妮讓媚都進入B座，關門。

區太抱着掙扎不停的剛仔回到A座，剛仔繼續叫個不停。

剛仔：我要媽咪！

區陳招：剛仔乖，媽咪上工了！

剛仔：我要媽咪……

區陳招：我們吃雪糕——區媽媽有好多啲！

剛仔：我不要……

區陳招抱他進入房間，還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區陳招：（聲）巧克力雪糕……

剛仔：（聲）我要吃好多……

珍妮進入B座的同時，電梯由下而上，走出林太郎和他的胞弟林季豐。

走出電梯以後，林太郎取鑰匙走向A座大門，林季豐却打量A、B座大小絕不相同的門牌。

林太郎：（回頭）奇怪吧？門牌有大小尺寸不同！

林季豐：是很奇怪……

林太郎：大門牌有招牌作用，這是香港特有的一風樓！

林季豐：一風樓？

林太郎：對！報上的小廣告總有什麼：荷蘭妹、日本妹、溫柔少女、住家少婦，熱情服務、誠意徵婚之類的，其實全是變相的妓院，不過，法律禁止賣淫，如果一個住家單住，只有一個女的，就不算賣淫，不違法，

所以叫一風樓，這是找到了法律的漏洞！（說着已打開A座大門伸手相讓）

林季豐：噢！（走進A座大門）

林太郎：（也走進大門）這些可憐女人，多半是欠下「大耳窿」——黑社會放高利貸的錢，被迫為娼，賺錢還債

……（忽然停住，聽聽外面）

外面跛雄由樓梯上下來，拐杖「篤答」聲被太郎聽到，他預備回身關門，跛雄已將到門前。

跛雄：林伯！等一等！

林太郎連忙將已關一半的門打開，客氣的點頭。

林太郎：雄哥！有事？

跛雄：（進入A座）找瑪格麗！（打量林季豐）。

林太郎：（關好大門回頭，連忙介紹）雄哥，這是舍弟——林季豐，才從台灣來看我的。三弟，這位是雄哥！
林季豐：（點頭招呼）雄哥！

跛雄：（點頭）唔！幸會！幸會（走向瑪格麗的房間）。

瑪格麗已經換好外出的衣服，開房門向外走，見到跛雄，立即止步。

瑪格麗：雄哥？找我？

跛雄：唔！妹仔那筆錢……

瑪格麗：房裡邊兒坐？

跛雄：（看林家兄弟一眼）好！

瑪格麗讓跛雄進入房內，關門。

林太郎：這個人就是附近的老大！像珍妮妮跟瑪格麗都是他控制的！

林季豐：噢！（由瑪格麗的房門看到落地窗，向外望去）啊！大哥這個地方，比酒店視野廣闊多了！

林太郎：對！香港的市區是比較擠一點……

林季豐：真不習慣，樓高街道窄，簡直有點看不見天的感覺！

林太郎：對呀！此地是有很多人過着不見天日的的生活嘛！

林季豐：我是實際的感覺——現在才看到香港的夜景好看！倒影在海面上，簡直像一艘多層的豪華郵輪！

林太郎：（也走到窗前）對！香港確實像條大船。香港人過的生活也像是在船上：統艙裡啃麵包，一天不要五塊

錢就可以活，要攷究講享受，大菜間千金一飯或許不夠！而且不能一面倒，要保持平衡，否則船就會沉下去！大多數人都明白，想提高享受就得努力工作，在守法的原則下拼命賺錢，無形中造成了香港近幾

十年的安定繁榮。

兩人說着，坐在沙發上。

林季豐：可是，所謂「一九九七」問題會不會有影響呢？

林太郎：有的！人同此心：「一切向錢看！」

林季豐：向前看？今年一九八五，到九七也沒有幾年了！

林太郎：我說的「向錢看」是金錢的「錢」！

林季豐：噢！金錢！

林太郎：對！連香港政府都想趕快多撈一點兒：加稅、加差餉、大批的出售公地！

林季豐：土地還有人買嗎？

林太郎：當然有！

林季豐：除非大家都相信共產黨說的什麼「五十年不變」的那一套！

林太郎：大家心裡明白，這無非是想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找機會再撈一票，還是「向錢看」！

林季豐：照眼前看，繁榮倒是保住了！

林太郎：那是表面上——骨子裡大多數人決定要走，連那些靠共產黨發財的紅色資本家也一樣！不過留戀香港生活舒適，賺錢容易，暫時心存觀望。反正將來用「腳」投票，不對就走！有的人已經入了美國籍、加拿大籍了！拿着外國護照，回來做「華裔」港人，可是心裡上是浮的！毫無歸屬感，所以你說香港像船（指落地窗外），其實，這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浮城，最近幾年，人人担心它隨時沉下去！

林季豐：大哥的打算呢？

林太郎：我？（自嘲）替大廈守門的「看更佬」，拿的是全港受新階級最低待遇……

林季豐：大哥用錢，我們有！您儘管用。

同時，區陳招從房內出來，輕輕帶上房門，向廚房走。聽到林季豐的話停在去廚房的通路上。

林太郎：一路聽你講這樣的話，看樣子，這些年你很發財啦！

林季豐：不是我，是「我們」，從台灣光復到現在，我們林家由務農轉到做工業，這幾十年，越來越富足，我來的時候計算過，大哥名下，至少有五、六千萬以上，折算美金，大概一百五十萬左右！

林太郎：（一呆）哇！會有這麼多？！

林季豐：不錯，我統計的很精確！大哥要用錢不成問題……

林太郎：不需要！至少暫時不需要！我雖然待遇低，生活可足夠！

這時，區陳招走向林家兄弟。

區陳招：林伯！這位就是你說的，四十年沒見的三弟？

林太郎：對！（向林季豐）這是我房東，區太！

林季豐：區太！（起身）您好！

區陳招：謝謝！（向太郎）喝咖啡，還是茶？

林太郎：（受寵若驚）啊？不用客氣，區太……

區陳招：不是客氣，令弟從台灣第一次來嘛——我先泡茶好啦！（向林季豐）請坐一下……

林季豐：謝謝！

區陳招匆忙的進入廚房。

林太郎：（目送着區的背影）奇怪，今天特別客氣——平常很少招呼我在這裡坐的！（指沙發）

林季豐：為什麼？

林太郎：（指工人房）因為我租的只是那間工人房……

林季豐：（意外）工人房？

林太郎：工人房的一半，另一半住的別人……

林季豐：（走到工人房門前看看，痛惜地）這些年，大哥就住在這地方？

林太郎：（跟到工人房外）才一個月，以前看更的大廈，住跟待遇都比此地好，可是上個月連被打劫三次，還關

了兩回火警，我就遷地為良，到此地上工了！

林季豐：可是住的地方……

林太郎：開工方便——每天樓上樓下巡視一遍以後，就坐在藤椅上打量出出進進的人，除了住客、訪客，還有一鳳樓的嫖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看上幾份報紙，一天就輕輕鬆鬆的過了。所以我倒喜歡這份工作，而且，眼前這段日子，是我平生過的最好的！

林季豐：這，還是最好的……

林太郎：是呀！在我二十歲以前，你不過三、四歲，也許記不得了，我們在台北東邊兒鄉下種田……

林季豐：現在這塊田已經是台北市的精華地區了！（取出一疊照片來）大哥請看！（交給對方）

林太郎：哇！（接過照片）這麼多照片！

林季豐：特意讓家人拍了一些來給大哥看的！

林太郎：這可要仔細看看——來，我們坐下來（伸手向工人房讓着）。

林季豐遵命，進工人房坐在牀上——正是安全梯底下，屋頂向下傾斜，必須彎着腰才能坐下的地方，林太郎坐在外首。

林太郎：（看照片）哇！全是高樓大廈嘛！

林季豐：這就是大台北市計劃的結果，祖上的農田變成了最佳地段的大廈……

林太郎：（看另一張，激動的）祖母、祖母的照片！

林季豐：老人家九十歲生日照的！

林太郎：你信上提過，祖母去世五年了！

林季豐：（點頭）嗯！老人家倒是享了幾十年的福，光復以後，國家安定繁榮，台灣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富裕……

：

林太郎：光復以前可不行！（回憶）那時候，田裡生產不好，配給的米糧不夠，全家每天只有一餐能夠吃飽！

林季豐：聽大哥講過，每天只能吃一餐飽飯……

林太郎：那一餐還是吃蕃薯！

林季豐：我還有點印象！

林太郎：在我二十歲的春天，昭和十八年……

林季豐：民國三十二年，光復以前……

林太郎：嗯！那年軍部徵我去當皇軍。

林季豐：我有點記得啦！大哥去當日本兵，祖母哭了好多天……

林太郎：我入伍的前一天，祖母偷偷給我帶上了一塊翡翠，我千辛萬苦保留到現在！（由身上取出了一塊綠玉來，撫摸着）說是從家鄉泉州帶出來的！不但很值錢，還能避邪擋災！你看。（把玉交對方）

林季豐：（看玉）顏色很透，相當貴重——怎麼破了，這是半塊嘛！（還給對方）

林太郎：（接過來）這就是祖母說的「避邪擋災」了。（珍重的收起來）入伍的那年，到了中國戰場，被一顆流彈打中胸口，幸虧這塊玉擋了一下，玉破成兩片，我受了傷……

林季豐：對啦，刚才大哥就提過受傷的事，很嚴重？

林太郎：據說，如果不是這塊玉，我可能死了，替我治傷的人也是同鄉，沒有等傷好就幫我逃走，戰爭結束的時候，他把女兒嫁給我……

林季豐：大哥也結過婚了——大嫂……

林太郎：你大嫂叫黃鳳吟，第二年生了個兒子，很結實，取名林青茂，嗯！他六歲那年，共產黨指我是戰犯！我說我也是中國人，又指我是漢奸，要抓我，青茂那孩子居然動手打公安人員，當場右胳膊被刺刀戳了兩個洞！

林季豐：哎呀！

林太郎：鳳吟哭的昏了過去，這孩子連眼淚都不掉！

林季豐：這孩子呢？

林太郎：我被關了十四年出來，鳳吟告訴我：死了！

林季豐：那，大嫂呢？

林太郎：我回家不久，她發覺有了身孕——正是紅衛兵鬧得天下大亂的時候，鳳吟對兒子傷心，第二個孩子絕不想讓他在大陸降生。

林季豐：大嫂想的不錯！

林太郎：（點頭）嗯——往外逃的那一天，鳳吟把藏着的兩片翡翠找了出來。這救命的寶貝，夫妻各藏一片在身上，過邊界的時候，你大嫂被發現了，受了槍傷，我奔回去看她，自投羅網，又關了十多年！

林季豐：那，大嫂呢？

林太郎：從我被抓就失去連絡，等我逃到此地很久以後，才聽人說起，有人在大陸看見她……

林季豐：還在大陸？

林太郎：嗯！所以，我跟你連絡上以後，不着急申請回台灣，就是想打聽到她確實消息。來，你也看看我唯一的照片！（自林下拖出小皮箱，取出一張放大照片來）

林季豐：（看照片）這是大哥嗎？

林太郎：不像對不對？是到此地翻照放大的！十八年前，頭髮還沒有被磨光呢！（取牆上掛着的便帽往頭上一戴）把禿頭遮住，就跟照片差不多了！

林季豐：（打量人，看照片，點頭）對！戴上帽子，變年輕了。

林太郎笑笑，繼續看照片。

這時，跛雄走出瑪格麗的房間，瑪格麗跟着向大門走去。同時，B座門開，媚都出來，珍妮在鐵閘內相送。

珍妮：謝謝日本先生！（關上鐵閘）

媚都：唔！

珍妮：再見！（關好木門）

媚都：（自語）哼！見鬼！（聽見A座有聲音，望過去）

A座，在珍妮關木門以前，瑪格麗開門，跛雄走出，正看到媚都的自語。

跛雄：（回頭向瑪格麗）馬上打電話給她！

瑪格麗：是！哥哥再見！（看到B座門前正向她看的媚都，賣弄的瞞下媚眼慢慢的關上大門）。

跛雄：（向出神的媚都）嗨！

媚都：噢！哥哥！怎麼會碰見你？

跛雄：是我的地盤嘛！（曖昧的示意B座）不滿意？

媚都：馬馬虎虎！（示意A座）剛才是瑪格麗？

跛雄：是呀！在夜總會，你見過的！

媚都：你那家夜總會光綫太暗，看不出這麼漂亮！

跛雄：有興趣？

媚都：當然有！（向A座走）

跛雄：（拉住對方）現在她有事，你跟我去夜總會等她！

媚都被跛雄拖着，不大甘願的向電梯走去。

同時在他們說話的時間，瑪格麗關門，到餐桌旁的酒櫃前拿起電話機撥着，這時已經撥通。

瑪格麗：（講電話）妹仔？對！瑪格麗！你下來一趟好不好？……關於那筆錢！馬上來，我等你，我也要上工呢！好！拜拜！（切電話，走進房去）

！好！拜拜！（切電話，走進房去）

電梯由下而上，門開，梁甘下來，媚都要進電梯。

跛雄：（拉住媚都，示意電梯頂上的指示燈）上！

媚都止步，電梯向上升去。梁甘向A座走去，取鑰匙開門。

同時，區陳招捧出茶來，發現林氏兄弟已坐在工人房，把茶送過去，放在茶几上。

區陳招：請喝茶！

林季豐：謝謝！（起身致謝，幾乎碰到頂上安全梯的底部）

區陳招：沙發上坐嘛——此地太擠了！

林太郎：不客氣了！我們馬上要走的！區太請忙吧！

區陳招：好，隨便喝茶！不招呼了！

她說着走回向廚房的通路，正碰上梁甘開門進來。

梁甘手上提着裝得滿滿的塑膠紙袋，另一手拿着兩信封，見到區陳招，把一封信交給她。

梁甘：信——老板娘！

區陳招：我的？（接信看一眼信封）女兒來的，不用看，催我們去加拿大——老板呢？

梁甘：（正要向工人房走，止步）老板還在廠裡陪着客人呢！

區陳招：什麼客人？

梁甘：我的遠房表親，以前是我們家佃農的兒子，論起來長我一輩，才從大陸出來……倒是名符其實的表叔！

區陳招：（鄙夷地）表叔，表叔算什麼客人！

梁甘：（誇大地）哇！這位表叔可不同，是大陸派出來的幹部，要跟老板談生意呢！（走向工人房）

區陳招：林伯有客人，坐此地吧！

梁甘：好！

梁甘和區陳招各自坐一沙發上，看信。

電梯由上而下。

啣都：電梯真慢！

跛雄：快了，十四樓再停一次就到了。

電梯的指示燈果然停在十四樓。

啣都：咦！你怎麼知道十四樓要停呢？

跛雄：（笑笑）嘿！我的地盤嘛！

電梯到了，門開，妹仔下來，向跛雄點頭，走向A座。

啣都眼睛發直，目送着她，脚步也下意識的跟着移動，跛雄望着他失笑。當妹仔按A座門鈴時，電梯門已自動

關上，啣都發覺，已經來不及進去了。

區陳招開門。

妹仔：（禮貌地）區太，瑪格麗？

區陳招：在，在！請進。

瑪格麗：（聞聲，由房門探頭出來）來吧，妹仔！

妹仔走進瑪格麗房間，瑪格麗關門。區陳招又坐下看信。

門外，媚都轉向跛雄。

媚都：這女孩你也認識？

跛雄：唔！

媚都：能不能替我拉上……

跛雄：這可是書院女，正派文員，就住在十四樓B座，我的對門！

媚都：太好了！我要找的就是書院女，原裝貨——在日本我都沒試過，現在一定要試一試！

跛雄：你不是看中瑪格麗了？

媚都：我是香港通，也懂得騎着馬找馬的！你說過，沒有辦不到的！

跛雄：只要你出得起價錢！

媚都：沒問題，我們日本人有的就是錢……你開價好了！

跛雄：好吧！到樓上去，我們坐下來談！

媚都點頭，跟着跛雄向樓上走去。

A座內區陳招看完信，把信放在茶几上，望着梁甘。

區陳招：梁甘，是尤新來的？

梁甘：（抬頭，高興地）對了！

區陳招：又是要你買東西？

梁甘：你看！（抽出一張信紙交對方）

區陳招仔細的在看。

工人房林太郎已看完照片，交還乃弟。

林季豐：看完了？大哥收起來吧！

林太郎：（接過照片）好！

林太郎仔細的收着照片，林季豐則好奇的望着梁甘。

區陳招：（抬頭）叫你買維他命、海狗丸做什麼？

梁甘：（得意又難為情）愛人要我為結婚進補！

區陳招：愛人？真肉麻！

梁 甘：大陸上夫妻都這麼稱呼的嘛！

區陳招：到底尤新什麼時候能批准來香港啊？

梁 甘：早就批准了，現在是批准的人太多，一天只能出來一百個人，要等排班！

區陳招：排到什麼時候？

梁 甘：快了！

區陳招：你說快了——已經半年多啦！聽說有人等了兩、三年呢！

梁 甘：這次是真的，我有把握！馬上能來！

區陳招：你有把握？憑什麼？

梁 甘：走後門哪，大陸幹部沒有不喜歡走後門的！

區陳招點頭，繼續看信紙，梁甘又看信。

工人房，林季豐聞言一怔，向才收好箱子的林太郎發問。

林季豐：大哥，他們說的是——（忍住不問了）

林太郎：（明白）噢！你是說大陸幹部喜歡走後門，容易傳染「AIDS」病對不對？

林季豐：他們剛才說……

林太郎：已經有人問過我了，大陸上流行的不是喪失後天免役能力的「AIDS」病；是愛資病——熱愛資本主義的病！有權的幹部以權圖利；人民找幹部辦事，一定要送貴重物資的禮物，才能把事情辦通，換句話

說，向有權的幹部行賄，就叫走後門。

林季豐：噢！

林太郎：走吧！送你下樓！

林季豐：大哥跟我一起住酒店好不好？

林太郎：唔——下樓再說！

兩人往外走，梁甘抬頭，迎上來。

梁 甘：林伯，想跟你商量點兒事！

林太郎：好的！

區陳招：（向林季豐）請坐，請坐！

林太郎：（向乃弟）稍坐一會兒！（也坐下）

梁 甘：（向太郎）我愛人要來了！

林太郎：剛才聽到了！你是想，我們那間工人房暫時讓你一個人住？

梁 甘：不是我一個人，是我們夫婦倆！

林太郎：（向乃弟）我跟你住酒店吧！也算做好事——噢！介紹一下，我三弟，梁甘——才娶了大陸新娘的新郎！

林季豐：梁先生好！

梁甘：謝謝！謝謝林伯！

區陳招：不過你常住不行啊！你們夫妻總要燒飯啊！

梁甘：我會找房子——不過得等她到了，現在一點兒時間沒有——區老板又不准我請假，收了工，不停的忙……

區陳招：忙什麼？

梁甘：替愛人買東西呀，籌備擺酒哇……

區陳招：還要擺酒？

梁甘：不擺不成啊！去年回大陸結婚的時候，工廠裡的同事全送過禮了！今天我還找了算命的……

區陳招：已經結過婚了還算命？

梁甘：替兒子取名字呀！

林太郎：恭喜，恭喜！梁甘有兒子了？

梁甘：還沒有，不過人家說明年是虎年，我想生個虎子！

林太郎：好！虎父虎子！

梁甘：我不屬虎，我是屬狗的。

林太郎：那就是「犬父虎子」了！

林季豐笑了，起身。

林太郎：好啦！三弟，我們走吧！（起身）

林季豐：（向區陳招、梁甘點頭）再見！

區陳招等起身相送，林家兄弟出了A座，梁甘關門，區陳招交回才看過的信紙。

區陳招：梁甘，尤新雖然是我的表侄女，可是你們長住此地不行啊！

梁甘：這，要等尤新來了再說！現在我要看看這間房子怎麼佈置才好！（走向工人房）

區陳招：好吧！我幫忙你設計設計！（過去打量着房間內）

門外，林家兄弟已經在等電梯了。

林太郎：怎麼樣，這棟大廈的住客夠熱鬧吧！

林季豐：那位大陸新娘倒很妙！

林太郎：不妙哇！為了娶大陸新娘，花掉半生積蓄，新娘到港，說不定馬上飛掉！

林季豐：騙婚？

林太郎：不，結婚是真的！因為大陸女孩子不嫁給香港人，很難申請到香港來！這種情形很多，到香港就變了。
工人房：

區陳招：新房一定要買個新床——搬家也可以搬過去！

梁甘：對！床一定要買個結實的，可以一輩子長久用！

區陳招：是呀！新房，新床！夫妻久長！

電梯前：

林太郎：（搖頭）長不了的！兩個星期，大陸新娘只要拿到臨時身份證，就可能飛掉！

電梯已到，兩人說着話進入電梯，門關，下。

區陳招在量着床的尺寸位置，梁甘也用手比量着。

梁甘：林伯真是好人，讓我們住一陣，樓下就是夜總會！

區陳招：樓下是夜總會與你有什麼關係？

梁甘：尤新要跳舞——她在大陸已經學會了，我也非學不可，她一定要我陪着跳！

瑪格麗和妹仔由房內出來，妹仔面色凝重。

梁甘：噢！瑪格麗，教我跳舞好不好？

瑪格麗：好哇！

梁甘：來！

瑪格麗：現在不行！你到夜總會來嘛，我們要出去了！

區陳招：（意外）妹仔也去夜總會？

妹仔：我去工廠！

區陳招：噢！

妹仔：區太，拜拜！

區陳招：拜拜！

瑪格麗和妹仔走出A座。關門，梁甘比着跳舞的動作。

區陳招：梁甘——把枱子底下的皮尺拿來！

梁甘找到皮尺，和區陳招在工人房量着。

瑪格麗和妹仔在等電梯。

瑪格麗：你着急也沒有用，雄哥向來說一不二，趕緊想辦法籌錢是真的！

妹仔：當初要知道這筆錢是跛雄的，我死也不會借！

瑪格麗：不借這筆錢，你當然不會死，死的是你媽媽！

妹仔：借了錢還不是沒把媽媽救活！

瑪格麗：到底不同，你盡了力才知道媽媽是絕症，不借這筆錢，你會後悔一輩子！

妹仔：我現在才後悔呢！

瑪格麗：別不知足，雄哥夠客氣了！珍妮做一鳳樓的雞，還不是欠下他的債！到現在，一個月，要做二十天付利息，像你這樣欠了三年——那利息還得了？！

妹仔：我是陸續在還嘛！

瑪格麗：按月分期攤還，別人可從來沒試過！

妹仔：為什麼現在要變呢？還限我兩個禮拜還清？！

瑪格麗：他說現在錢緊，一九九七嘛……求現的人多——其實，只要你心思活動一點兒，跟我上夜總會去，經理就會出錢替你還清的！

妹仔：（瞪對方一眼，明白）這是跛雄要你講的？

瑪格麗：（支唔）他……我也這麼想，妳看我，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是個又窮又土的工廠妹……那像現在這樣！

妹仔：當初你要像現在這樣，我跟媽媽也不會認識妳！

瑪格麗：妳書唸的比我多，道理我講不過妳，可是妳不覺得辛苦？白天做文員，晚上還要上工廠……

妹仔：好啦！不要說啦！我想辦法籌六萬塊錢就是了！

瑪格麗欲語時，樓梯上傳來跛雄的拐杖聲，同時電梯由下而上，經過十三樓，停向十四樓了，跛雄站在樓梯口。

跛雄：（眼睛向上望望，和瑪格麗交換目光）剛才的日本客人妳記得吧？

瑪格麗：色鬼！

跛雄：是個好客人啱！（掃妹仔一眼）只要讓他開心，花上五、六萬很平常的！

瑪格麗也明白這話大部份是說給妹仔聽的。望着妹仔，妹仔却故意的不看他們，這時電梯由十四樓下來，門開，婿都站在裡面，一見妹仔和瑪格麗，立刻笑得眯起眼睛。

婿都：（伸手拉瑪格麗進入電梯）我送你上班，替妳買鐘——今天晚上妳的鐘我全包了！（瞟着妹仔，手攬着

瑪格麗）

妹仔已經在瑪格麗之後進入電梯，婿都話未講完她又從電梯內出來，跛雄、婿都一怔。

瑪格麗：（用手阻住電梯門，向外叫）妹仔！

妹仔不理，由樓梯走下樓去，瑪格麗鬆手，電梯關門，尚未關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婿都轉向瑪格麗，要親她的嘴，兩人的嘴唇愈來愈近的時候，電梯門關了，降下去。同時，功夫茂由樓梯上走出來。

跛雄：（正望着妹仔的去向冷笑，回頭）怎麼，也學我，跑樓梯做運動？（向B座走去）
功夫茂：討厭看日本人的神氣！（跟着走）

跛雄：珍妮回大陸掃墓——你監視她？

功夫茂：我只到羅湖……

跛雄：不妨回你的老地盤，看看你那些手足！很久沒去了吧？（停在B座門口）

功夫茂：大半年了，從到九龍來沒回去過！（按B座門鈴）

跛雄：可別玩兒太久了，跟珍妮一起回來！

功夫茂：好的！

跛雄點頭，轉身由樓梯走下去。同時，珍妮打開木門，見是功夫茂，開鐵閘，望望跛雄背影。

珍妮：（向功夫茂）雄哥答應我去掃墓了？

功夫茂點頭。

珍妮：謝謝你！

功夫茂：謝我？

珍妮：不是你開口講，他不會答應的！（讓功夫茂進門）

功夫茂：（搖頭，示意手錶）馬上走，趕最後一班車。

珍妮：（走出B座）我去帶剛仔。

功夫茂：我去，妳準備走吧！

珍妮點頭，奔回B座，功夫茂走向A座，按門鈴。

A座區陳招和梁甘聽到了門鈴聲。

梁甘：老板回來了！（走向大門）

區陳招：哎呀！晚飯還沒好！（跑向廚房通路）

梁甘開門，見是功夫茂，一怔，區陳招停在通路口了。

梁甘：（點頭）茂哥！

功夫茂：（向梁甘點頭）區太，剛仔呢？

區陳招：在睡覺！

功夫茂：珍妮要帶他去掃墓！

區陳招：我去抱他！（走進房間去）

B座，珍妮出來，手中拿着小旅行袋，關門，走向A座，同時房中傳出剛仔半睡的聲音。

剛仔：（聲）我不要！不要……

區陳招抱着不停扭動的剛仔出來，手上拿着一件外套。

功夫茂：剛仔！

剛仔：（清醒，向功夫茂伸手）茂叔叔！

功夫茂接過剛仔，珍妮進入A座。

區陳招：（向珍妮）要去幾天哪？

珍妮：三天！

區陳招：才睡醒，披件衣服！（把外套披向剛仔身上）

珍妮：（向剛仔）謝謝區媽媽！（向區太）回來見！

區陳招：再見！

功夫茂、珍妮、剛仔走出A座，正好電梯上來，同時區陳招走向廚房，梁甘要關門看到電梯上走出區正發來。

梁甘：（向區陳招）老板回來了！

珍妮等人進入電梯，同時也向區正發點頭招呼。

珍妮：區老板……

區正發含笑點頭，走向A座，珍妮等人乘電梯下。

區正發臂彎中夾着一隻硬紙盒，走進A座大門。

梁甘：（恭敬地）老板！（接過紙盒捧着，回身關門）

區陳招：回來了？

區正發：（帶笑）唔！

區陳招：飯馬上好！（轉身向廚房走去）

區正發：飯不忙——我先告訴你好消息！

梁甘也湊過來聽，順手把紙盒放在沙發上。區陳招走回來，區正發坐向沙發，正是放紙盒的地方，梁甘連忙搶

起來捧着。

區正發：（回頭，向梁甘）你還在捧着？

梁甘：不捧着就坐壞了！

區正發：打開！

梁甘開紙盒，原來是一隻帶風扇的小煖爐。

梁甘：煖爐！（拖着線插在插座上，通了電流）

區陳招：這種老土的東西哪還有人用啊？冬天用不夠煖，還費電……

區正發：這是發財的道具！

區陳招：怎麼回事？

區正發：就是梁甘介紹的，他的表叔，大陸派出來，採購冷煖機的，一問之下，才知道就是這種帶風扇的煖爐！

區陳招：怎麼又叫冷煖機？

梁甘：（開煖爐開關）不開煖氣，光開風扇，就是冷！（開煖氣）打開煖氣就是冷煖機了！

區正發：這位表叔——陝南進出口公司的胡經理。要採購的數量很多，報價三十元美金一台，十年前做，我們的成本大概十五塊！

區陳招：一台賺十五塊！

區正發：現在成本高一點兒，大概二十塊差不多！

區陳招：賺十塊？

區正發：要是一萬台呢？

區陳招：啊！十萬美金——七十多萬！

區正發：可能不只一萬台！多一萬台多賺十萬！要是兩萬台……

區陳招：一百多萬港幣啦！

區正發：所以，太太，還是香港好吧！吃、住、舒服，有找上門的生意，好賺錢！

區陳招：噢！女兒來信了！（拿起茶几上的信來）担心一九九七問題，要我們趕快到加拿大去住！

區正發：去做什麼？一住，就變成三等公民了！

區陳招：加拿大公民還分等的？

區正發：我們去了加拿大，無事可做。等吃、等睡、等死，不是三等嘛！

區陳招：兒子要我們去美國，女兒要我們去加拿大……

區正發：香港一天不變，我們一天不去。很多有錢的香港人，到歐美去一趟又回來了！你看報上，他們經常發表

關於一九九七的談話，什麼民主拒共，自由拒共……

梁甘：這批人不是香港人了！

區陳招：你又知道？

梁甘：聽人說的嘛！這些人都有好幾本護照，香港一有問題，他們跑的比誰都快！是穿華人衣服的港人！

區正發：噢！是華裔港人，入了外國籍的香港人！我今天就找一位華裔港人去借錢！碰了釘子！

區陳招：我們要賺錢了，還借錢？

區正發：賺錢也要投下資本吶！

區陳招：要投下多少資本？

區正發：最少要二、三十萬美金週轉……

區陳招：找人合作……
區正發：最好！找誰呢？

區陳招：林伯！

區正發：林伯？（起身，指工人房）看更的林伯？！

區陳招：不錯，他現在真有錢了！

區正發：中了六合彩多寶獎？

梁 甘：他有個台灣弟弟是有錢佬！

同時，林太郎由電梯上來，走向A座，用鑰匙開門。

區正發：真的？

區陳招點頭。

區正發：我們正好跟他談談！

林太郎進來，尚未關門，區正發向前拉住他的手。

區正發：恭喜林伯！

林太郎：（開心，忘了關大門，笑着）骨肉重逢嘛！

區正發：聽說令弟是位大富翁啊！

林太郎：富翁？還當選過台灣工商界的十大傑出青年呢！命比我好，除了十歲以前苦一點兒，一直過的好日子！

區陳招：（也站起來）是台灣好嘛！

林太郎：對！聽舍弟說，台灣一般人平均都很富裕，是實行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結果！

區正發：（拉對方向沙發走）林伯，我有筆發財的生意想跟你談談！（指冷煖機）

林太郎詫異的跟着區正發，梁甘正在擺弄着冷煖機。

區正發：（向梁甘）走開！

區陳招：梁甘，我們來談談你的新房！

她引梁甘到餐枱前坐下，區正發和林太郎坐沙發上，倆人談話聲音甚低，區正發時時拿起冷煖機來指示給對方

看。

區陳招：你跟尤新雖然在大陸入過洞房了，可究竟是新婚夫妻，最好能租我們樓下的房子！

梁 甘：十二樓B座？聽說只賣不租哇！

區陳招：那是從前，看過房子的人都嫌太雜，A座又是一鳳樓，再加上一九九七快到了——半年多都賣不掉……

回頭我替你託林伯問問業主，好像是押金貴點兒——要兩萬元！

梁 甘：兩萬？我只剩兩萬多了！

區陳招：兩萬多——你不是說二十年積蓄了十多萬嗎？

梁 甘：為結婚走後門嘛！兩次去大陸，光送禮就去了十萬！「三轉六響」買了兩套，就剩下兩萬多啦！

區陳招：還剩兩萬多也夠付押金了！

梁 甘：月租呢？

區陳招：傻瓜！你也可以分租給別人哪！

梁 甘：哎！也對！

區陳招：回頭我替你跟林伯講！（起身）

梁 甘：好的！（起身）

區正發和林太郎也同時站起來，握手。

區正發：預祝我們合作成功！

林太郎：跟區老板合作我不夠資格，替你効力，賺了錢，分我點佣金就好了。

區陳招：（向乃夫）談好了？

區正發：談好了！

林太郎：（向區正發）不過，不知道舍弟肯不肯幫我這個忙，試試看吧！

梁 甘：（同時向區陳招）哎！我要經過愛人同意才行！

區正發：當然，不過，對令弟別說是跟大陸交易，我們可以告訴他是銷到馬鞍山區跟非洲、中東去。

區陳招：（先怔了一下）你愛人來了，帶她下樓去看，包她滿意！

梁 甘：不行，不行！愛人來了我要擺酒，十桌要一萬塊，還剩一萬，怎麼夠付押金？

區正發：梁甘，擺酒好辦！我們的冷煖機只要有一萬台以上的生意，多一千台，我替你出一桌酒席錢！

梁 甘：多一萬台呢！

區正發：酒席錢全歸我！你在廠裡也是老人了，難得辦喜事嘛！

梁 甘：太好了！請的全是廠裡的阿姨們……

區正發：（看錶指着到處堆的剛仔的玩具）現在把房子收拾一下吧，表叔馬上到了。

大家幫忙收拾着。

林太郎：（幫着收拾）香港人真有一套，對大陸來香港幹部通稱「表叔」！

區正發：噢！這位跟我們談冷煖機生意的——胡經理倒真是梁甘的表叔呢！

梁 甘：（一面搬玩具進房間）聽我愛人說過，從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不能公開，就都叫表叔！

林太郎：對！表叔不受年齡限制，三十歲的人，叫他表叔沒問題，叫表哥，年齡就不對了！

在林太郎開口的同時，電梯上下來表叔，因為大門未關，表叔悄悄的走過來，由A座未關好的大門縫隙處張望。

梁甘正在門內撿起剛仔的兩截棍，順手揮出，還好只是打在門上，「拍」的一聲，眾人一驚。

梁甘：（同時）做什麼？

表叔：（已推開門，大吃一驚退後）哎呀！

梁甘：啊！表叔！

區正發：（同時連忙向前）胡經理！

表叔：區廠長！

區正發：請進！請進！（瞪梁甘一眼）請坐！

梁甘躲向站在一旁的林太郎背後，表叔走至沙發前。

表叔：（並不坐，官派十足的）梁甘，我對正發工廠印象不好！

區正發：（回頭看看妻子）是！

梁甘：是！

表叔：冷煖機每月生產數量多少？

區正發：一千台！

表叔：多少？

梁甘：（大聲）一千台！

表叔：你知道我要採購多少？

區正發：（試探的）一萬台？

表叔：不止。

區正發：（回頭望望妻子）一萬二千——

表叔不開口了，搖頭，區正發回頭望妻子，區陳招回頭看林太郎，林太郎回頭看梁甘，都睜大了眼睛。

區正發：（鼓起勇氣）一萬五千台！

表叔搖頭，林太郎向前。

林太郎：一萬八千台！

表叔搖頭，梁甘上前。

梁甘：（大聲）兩萬台——

表叔再搖頭，眾人呆了。

梁甘：（回頭向林太郎低聲）我敞開來說，車大炮也不必報稅嘛！（回頭，高聲）三——萬——台！

表叔：（取出文件）這是批文影本，你們自己看。

梁甘：（搶過來看，哭了）噢！（哭着把影本舉向身後）

林太郎：

區正發：（同時伸頭看，異口同聲）啊！三十萬台！

區陳招：

幕急落。

第二幕

時：第一幕數日後的下午

景：香城大廈十三樓，同第一幕。

人：區陳招、林太郎、林季豐、梁甘、區正發、表叔、瑪格麗、妹仔、跛雄、喺都岡次、功夫茂、珍妮、尤新

幕啓：

走廊上靜悄悄的，拆散的單人牀的大部份靠在樓梯轉角處擺着，區陳招由A座的工人房又搬出單人牀的小部份堆在樓梯轉角，她再快步回A座，關門，走進工人房。

工人房已經變了樣子，原有的茶几躺在門口，單人牀已經不見，代替的是一個帶鏡子的小梳粧台，和一張狹小的雙人牀，區陳招把紅紙剪成的雙喜字貼在牆上，然後把躺在門外的茶几拿起來，開大門走出去，放在堆單人牀的角落裏——這時，電話鈴響了，她急忙奔回去接聽。

同時，電梯的指示燈光移動着，表示電梯由底層上升。已經到達十三層，林太郎走出，見到堆在角落裏的單人牀，搖頭。電梯門自動關上，下降。

區陳招：（講電話）喂……噢……正發……

林太郎手中提着百貨公司的塑膠袋，走向A座大門。

區陳招：林伯呀？還沒有回來……

林太郎進入A座。

區陳招：（看到林太郎進來，連忙）喂！回來了！回來了！等等！林伯，電話，正發找你！

林太郎：（接電話）區老板！噢……原則談妥了？唔……你說的那幾樣禮物都買齊了……舍弟已經約好了，我會請求他支持我……好！回來見！（切斷電話，把塑膠袋放在茶几上，陸續由袋內取出精緻的彩色小紙包來）！勞力士金錶，金朗臣打火機，派克金筆一對！

區陳招：做什麼？

林太郎：區老板要我買回來的。

區陳招：怎麼好勞動林伯，梁甘呢？

林太郎：請假，一大早就去羅湖了。

區陳招：去羅湖？噢！大陸新娘到港——也不該麻煩林伯……

林太郎：我倒要麻煩區太，樓梯轉角兒堆的東西要收起來，按規定，那地方不能放置雜物，影響安全！

區陳招：啊？還要搬進來？！

林太郎：最好這樣！

當林太郎切斷電話的同時，電梯又由底層升至，林季豐由電梯走出，走到A座門口時，正和出來搬東西的區陳招相遇——同時，電梯自動降下。

區陳招：（客氣的）林先生來了！

林季豐：（點頭招呼）區太。

區陳招：林伯在，請進！

林季豐進入A座，太郎已起身相迎，區陳招也跟進來。

區陳招：請坐，請坐！我來泡茶！

林季豐：區太不必麻煩了！

區陳招：不麻煩，不麻煩！（匆匆奔進廚房去）

林太郎：坐吧！

林季豐：（坐）飯店的賬我結過了，房間錢付到月底，大哥儘管住就是了！

林太郎：嘿！住大酒店的看更佬——夠資格上報做新聞了！

區陳招捧茶出來，林季豐起身致謝。

林季豐：謝謝！

區陳招：別客氣，請坐！

林季豐落坐，區陳招快步向門口走去。

林太郎：關於區老板託我們替他買冷煖機的事……

區陳招聞言止步注意。

林季豐：這件事——（看區陳招一眼）大哥，我們出去談……

林太郎：呃——此地談不要緊，區太又不是外人。

區陳招識趣的出門，走向堆雜物的樓梯轉角處。

林太郎：是不是墊錢有問題？

林季豐：錢不是問題，問題是冷煖機這種生意讓人懷疑！

林太郎：懷疑什麼？

林季豐：我担心這筆生意是個騙局！

區陳招已經搬回茶几，正要進門，聞言一怔。止步。

林太郎：你不能懷疑區老板——我一到香港就認識他，敢說絕對可靠！

林季豐：如果區老板也是受騙呢？

林太郎：你怎麼會這樣想？

林季豐：因為這種東西，我的工廠也生產過，現在名字好聽——冷煖機！其實十五年前就已經淘汰了！這種落後的東西居然有人要買三十萬台！（搖頭）不可思議！

林太郎：就是落後的地方要嘛！區老板說是什麼馬泰山區、非洲、中東——我不管他賣給誰，只是接受委託，在規定的期限之內，替他採購，我賺筆佣金。

林季豐：收購這麼多落伍的東西，真不容易！

林太郎：區老板計算過，每台成本大概二十塊美金左右，他可以出二十四塊收購，賺錢生意會沒人做？

林季豐：不一定！做生意的原則，不只是滿足消費者，更要提高品質，引導消費者的要求提高。機器時時汰舊換新，產品才能進步，才能贏得市場上的競爭！開倒車註定要失敗的！

林太郎：你是行家，有你的原則！區老板不同，尤其是這幾年，香港人都想盡辦法賺錢求現，做離開香港的老本兒——我也想趁這機會賺筆佣金！

林季豐在考慮，區陳招進來，把茶几放在工人房門口，進內整理着新婚用的家具。

林太郎：區老板說，我接受他的委託，你幫我在台灣訂貨，如果需要墊少數的定金——利息照付！

林季豐：墊錢不成問題，林家的錢，大哥也有份的！可是這筆生意……如果我是區老板，我絕不做，精神負擔太重！

這時，電梯上來，梁甘穿着新西裝，手提百貨公司大塑膠袋走出電梯，向A座走去。

林太郎：三弟，區老板人不錯，我此地的工作是他介紹的，區大對我也很好，做大哥的才請你幫這次忙！

林季豐再度考慮，區陳招又向外走去，在大門內和進來的梁甘相遇。

區陳招：回來了，接到尤新了？

梁甘：接到了……

區陳招：（着急的）怎麼不進來？大陸新娘害羞了？（很快的繞過梁甘向外望）人呢？

梁甘：燙頭髮去啦！

區陳招：啊？剛到香港就去燙頭髮？

梁甘：她說香港燙的時髦，在大陸忍着沒燙——（舉塑膠袋）還買了新衣服！

林氏兄弟陷入沉默，大家喝着茶，考慮如何談問題。區陳招檢視梁甘的膠袋，有所發現。

區陳招：咦？（取出兩套衣服，拿起其中一套，顯然是舊的）新買的「舊」衣服？

梁 甘：在時裝店試穿，新衣服她穿在身上了，這是換下來的！

區陳招：噢？（看袋內，拿出一雙高跟鞋）喲！還有高跟鞋！

電話鈴響，區陳招急放下手中東西跑過去接電話，梁甘則細心的收拾着衣服、高跟鞋。

區陳招：（講電話）喂！正發……你要帶客人回家來談生意？噢……要不要預備晚飯？好……知道了！（切電話）

（林伯！（高興的）正發說生意差不多成功了，馬上回家來講條件！

林太郎：唔！（看林季豐的反應）

區陳招：梁甘，幫我拿酒——廚房的天花板上，把幾瓶陳年的「拿破崙」找出來！

區陳招匆匆跑進廚房，梁甘也放下膠袋跟着進去。

林太郎：三弟，怎麼樣？

林季豐：（難於決定）唔！大哥此地還有沒有事？

林太郎：沒有了。

林季豐：我們還是回飯店去。

林太郎：好吧！

林季豐：（起身）區太在忙，不必招呼啦吧？

林太郎：不必了！（起身向外走去）

林季豐跟着大哥一起走出大門。區陳招和梁甘由廚房出來，分別拿着酒杯，及大肚型酒瓶的拿破崙白蘭地酒。

區陳招：（望望大門）啊？走啦！（向梁甘）擺在餐桌上吧！他們談事情方便！

兩人把酒杯等放在餐枱上。

區陳招：幫我把茶杯收回去洗一洗！

梁甘收茶具搬進廚房，區陳招把林太郎代買回的東西，拆開紙包，排列在茶几底下。再打量一下客廳，趕過去

把工人房門口的茶几收了進去。

林家兄弟已經在等電梯。這時電梯上來，瑪格麗和妹仔從電梯內走出來，向林太郎招呼着。

瑪格麗：林伯！

妹 仔：（同時）林伯！

林太郎：（點頭）唔！

林家兄弟乘電梯下樓，瑪格麗走向B座大門。

妹 仔：（止步）告訴你，我不會進去的！

瑪格麗：（也站定）你自己說要跟雄哥當面講的嘛！

妹仔：（指A座）到你這邊！

瑪格麗：（無奈）好吧！你等我！

她交鑰匙給妹仔，到B座去按門鈴。妹仔去開A座大門，同時，梁甘由廚房出來。

梁甘：茶杯洗好了！

區陳招：好——招待表叔談事情，我想還是弄兩樣餸酒的小吃……

梁甘：應該的——沒我的事了吧？

區陳招：沒有啦，你不等表叔？

梁甘：我去接尤新，頭髮大概燙好了！

區陳招：去吧！（向廚房走）

梁甘開大門妹仔進來，梁甘來不及招呼，急急走了。

妹仔：區太……

區陳招：（已在廚房門口）噢！妹仔，瑪格麗出去啦！

妹仔：跟我一起回來的，就在外邊！

區陳招：噢！（進入廚房去了）

妹仔站在瑪格麗房門前等待。同時，梁甘進入電梯，下。這時，B座木門開了，跛雄和媚都都出現鐵閘內。

瑪格麗：雄哥，妹仔回來了！

媚都：（迫不及待）人呢？

跛雄開鐵閘出來。

瑪格麗：（同時白媚都一眼）在A座等雄哥……

跛雄：唔？她不肯來這裏？

媚都：（向跛雄）我們到A座找她……

跛雄：（向媚都）你還是暫時忍耐吧！着急我就不管了！

媚都：不着急，不着急！

跛雄：（向瑪格麗）她把錢籌齊了？

瑪格麗：當然不夠，所以要跟雄哥當面講！

跛雄：（笑笑）那就好辦！（向媚都）聽好消息吧——你月底回日本以前，包你成功！（向A座走去）

媚都：（看瑪格麗一眼）月底？好吧！瑪格麗，回頭我住在你那裏！

瑪格麗：No！房東不許的！

媚都：那你到B座來！

瑪格麗：唔——（以詢問的目光看跛雄）
跛雄推開A座的大門，向瑪格麗點頭，進入A座。
瑪格麗：（給媚都一個媚眼）再說吧！
媚都要摸她的臉，她退後拉緊B座鐵閘把對方隔開，跑回A座。媚都沾沾自喜的關上木門，同時，妹仔在A座迎上才進入的跛雄。

跛雄：唔。到對面去坐不好嗎？喝杯咖啡……
妹仔：謝謝了！我還要上夜班！
跛雄：有個朋友想認識你呢！
妹仔：真抱歉了！我每天要打兩份工，根本沒有社交的時間。
跛雄：唔！等你有空再講——那筆錢？
妹仔：前幾天才知道錢是雄哥拿出來的，一直沒有跟雄哥道謝，真是失禮！
跛雄：沒有關係，是我關照瑪格麗不要講的！
瑪格麗：雄哥說你是位孝女，為母親治病，願意幫你……
跛雄：要不是最近手頭太緊，我還不會讓瑪格麗開口。
妹仔：可是，瑪格麗今天跟我一起，跑了兩個地方，才找到了一萬五……
跛雄：（皺眉）唔——還差四萬五呢！
妹仔：我會儘快想辦法……
跛雄：我實在急於求現……
妹仔：請雄哥再寬限幾天！
跛雄：唔？嗯！今天十六，就二十五號吧！
妹仔：（吃驚）啊？二十五號？！
瑪格麗：（向妹仔）就是這個月……
跛雄：（怒目）這還用說？！
瑪格麗：二十五，還有九天……
跛雄：九天時間夠長了！
妹仔：恐怕……湊不齊……
跛雄：還是到對面去坐，商量一下！
瑪格麗：（向妹仔）過去慢慢商量……
跛雄：（向外走）走吧！

妹仔：（欲行又止，決心的）不！這樣好啦！我盡力湊，也許到時候湊不齊，至少我會還一部份！

跛雄：好吧！到時候再說吧！（冷冷的走出A座去了）

瑪格麗目送跛雄走出，回頭望着咬緊嘴唇的妹仔。

瑪格麗：其實你只要聽雄哥的話，讓他替你介紹個朋友也好，去夜總會也好，欠債根本不用還，也不必辛苦的打兩份工了！

妹仔：我不去夜總會，不進B座大門，就表示我絕不妥協！

瑪格麗：這又何必？為什麼要這樣呢？

妹仔：人各有志！不說了，我要換衣服上工去了！

妹仔走出A座，瑪格麗目送着她。

瑪格麗：真想不通——有錢不賺？（突然悟到自己的事件，快步向大門走去）

這時，跛雄才打開B座大門，妹仔由樓梯向樓上走去，婿都躲在B座門內目送着她，直到看不見的時候，要追出來看，被跛雄推了回去，正要關門，瑪格麗趕到走廊上。

瑪格麗：雄哥，先別關門！

跛雄把門敞開，先行進入。同時，電梯上來，走出表叔和區正發來，電梯又自動降下。

區正發：（向表叔）請！

表叔走向A座，看到了走廊上的瑪格麗，兩眼發直。

瑪格麗有所感覺，故意賣弄的扭着腰肢，放慢了脚步。

表叔扭頭注視，止步在A座門前，並未注意區正發已經把大門打開。

瑪格麗到達B座門內，回頭面對表叔，給他一個飛吻。

表叔意外，忙不迭的轉回頭去，進了A座的大門。

區正發見瑪格麗揮手示意，望望進入A座的表叔，關門。瑪格麗也進入B座關門了。

A座內，區陳招捧着銚酒小吃出來招呼。

區陳招：胡經理請坐！

區正發：請坐，請坐！

表叔和區正發坐在餐枱旁，區陳招倒酒，區正發敬菸，表叔貪婪的抽菸，區正發舉杯，表叔陶醉的飲酒。

表叔：（吁出一口酒氣，深吸一口香菸）嗯——酒醇，菸香！好！

區正發：請再喝一杯！

區陳招：（倒酒）隨使用一點兒小吃！

表叔：嗯！（吃着）中午有家工廠請吃飯，也是喝的這種「華盛頓」白蘭地！

區陳招：（低聲向老公）啊！華威頓白蘭地？

表叔：是呀！這種大肚子酒瓶我喝過很多——華威頓……（想起來）不對！華威頓是美國人，白蘭地是法國貨！（用力抽菸）是，是拿破崙！

區正發：（打圓場）華威頓牌子的酒也是有的！（舉杯）

表叔：一定沒有拿破崙好！（飲酒）好酒！唔！好！（熄去香菸）今天中午吃飯，那位廠長要送我一隻金朗臣打火機！（不屑的搖著頭）

區正發向妻子示意，她連忙把排列在茶几下的金火機拿過來，區正發要接時。

表叔：我絕對不要！

區正發縮手。

表叔：他又請我笑納一對派克金筆。

區正發示意，區陳招忙拿過金筆來，區正發要接時。

表叔：我堅決不肯！

區正發縮手。

表叔：又懇求我笑納勞力士金錶。

區正發、區陳招連忙拿金錶過來。

表叔：我簡直生氣了！！

區正發呆了，區陳招也拿着三件禮物僵在原地。

表叔：可是他們一再勉強，我為了對港澳同胞表示「照顧」！只好全笑納了！（拉衣袖，露出左右手各戴一隻

金錶）

區氏夫婦大喜，區陳招捧着三件禮物向前，站在丈夫身旁。

區正發：（拿起金錶）我們也想請胡經理表示「照顧」，預備了一隻勞力士金錶……（舉錶向前）

表叔伸手要接，區正發又縮回手去。

區正發：看你兩隻手都有錶戴，真是為難……

區陳招：是呀！戴三隻手錶是罵人：三隻手！

表叔表情難看了，熄掉手中香菸。

區正發：可是又想到胡經理也許要帶回去送人，所以還是請你笑納！（奉上手錶）

表叔：我只好笑納了！（接過金錶，納入衣袋，目光却注視着區陳招手中的另外兩件禮物）你說帶回去送人，

一點兒也不錯！算一算，帶回去的禮物再多，也不夠送的！

區陳招：這兒還有金火機、派克金筆……（放在餐桌上）

表 叔：（眼睛發亮）唔！金火機、金筆！

區陳招：請胡經理笑納，帶回去送人吧！

表 叔：對！對！不是我收禮物，帶回去送人！（把火機、金筆拿起，納入衣袋）笑納了！

區陳招斟酒，表叔再點燃一枝香菸——用才「笑納」的火機。

區正發：請！（舉杯）

表叔飲酒，抽菸。

區正發：關於冷煖機的生意……

表 叔：（官腔）你正發工廠的設備太差！

區氏夫婦耽心的互視一眼。

表 叔：生產數量根本不能達到我們採購的標準！

表叔熄去手中香菸，區氏夫婦大失所望。

表 叔：（又點燃一枝香菸）不過，你不一定完全靠自己工廠生產，可以跟別人收購……

區氏夫婦大喜。

表 叔：反倒能夠按期交貨！

區正發：（高興已極）對！對！（向妻子）快倒酒！

區陳招斟酒，表叔取出一份文件，交區正發。

表 叔：這是草簽的樣本，你看。

區正發：（接過文件）是！請喝酒。

區陳招：（低聲向老公）草簽？

區正發：簽草約大陸就講草簽。倒酒！（看文件）

區陳招斟酒，表叔飲酒、吸菸、吃東西。

同時，B座大門開了，跛雄及瑪格麗送媚都出來，走向電梯，媚都向跛雄叮嚀。

媚 都：這個妹仔你一定要替我拉成！我要帶她回日本！

瑪格麗：那，我呢？

媚 都：你是我的香港太太！

瑪格麗：哼！

媚 都：雄哥，怎麼樣？幫我把妹仔拉成……

跛 雄：放心，我負責成功——敢跟你簽約！

同時，A座內區正發交還文件給表叔。

表 叔：我們可以儘快簽約——如果你對內容沒有異議……

區正發：太好了！我再仔細看看，計算，計算。

表 叔：好的！（遞文件過去）

區正發：（接過文件）請喝酒！（向妻子）斟酒！

表叔飲酒，區陳招斟酒，區正發看文件，計算着。

跛雄等三人等待的電梯來到。

瑪格麗：你到幾點鐘能去夜總會？

跛 都：一定去找你就是了！

電梯門開，功夫茂走出來，跛都進電梯。

瑪格麗：（向跛都）說呀！到底幾點鐘……

跛 都：你送我下樓吧！（趁她不防，一把拉進電梯）

瑪格麗：（驚叫）哎……哎！（掙扎，電梯門已自動關閉）

功夫茂跟着跛雄走上樓的樓梯口。

跛 雄：（回頭，站定）珍妮是怎麼回事？

功夫茂：那天我只到羅湖，她自己過深圳的！

跛 雄：（有怒意）請兩天假，已經第五天了！（上樓）

功夫茂走回B座，關門，同時，A座內區正發交還文件。

區正發：謝謝！（舉杯）胡經理，為了慶祝我們生意順利開始；晚上到雄雞夜總會晚飯，我訂位子……

表 叔：（正含着一口酒，急吞下去，並熄去香菸）不行！上級規定，接受吃飯的邀請，到處可以，只有夜總會

禁止去！

區陳招：不去夜總會——酒樓吃飯太枯燥了！

區正發：（掃妻子一眼）這樣吧，胡經理，我們晚上去九龍大酒樓，叫夜總會的小姐來陪客……

表 叔：不必吧？（又點燃一枝香菸）

區正發：我們就找剛才碰到的小姐——瑪格麗，怎麼樣？

表 叔：她叫瑪格麗？唔！把「格」字去掉，馬麗——容易記！跟「馬列」差不多！

區正發：找她來陪胡經理！

區陳招：對！

表 叔：（板起面孔）你們不能勉強我！

區正發：我們不是勉強，是懇求……

表 叔：（弄熄香菸）不可以！

區陳招：（担心弄僵了，低聲）正發，別……

區正發：（向妻子）非勉強他不可！

表 叔：（生氣的站起來）你說？（高聲的）

區氏夫婦一呆。

表 叔：（溫和的放低聲音）幾點鐘？

區正發：（糊塗了）啊？

區陳招：（低聲向老公）是幾點鐘吃晚飯！

區正發：（明白）噢！（向表叔）八點半怎麼樣？

表 叔：（坐）香港人吃飯太晚，我們太陽下山就吃飯！

區正發：那——七點？

表 叔：我喜歡六點半！

區正發：六點半！好！（舉杯）

表叔也舉杯同飲，兩人互視而笑，區陳招斟酒，表叔又點燃香菸。

區正發：（收斂笑容）胡經理，剛才看協意書內容，冷暖機每台報價三十塊美金，我們合作，我可以減少收一塊

錢……

表 叔：（冷冷的）每台減少一塊錢？

區正發：三十萬台，就省下三十萬美金——

區陳招：（低聲向丈夫）三十萬美金——這麼多！！

區正發向妻子搖頭，同時表叔已摸出日記本來看着。

表 叔：（頭也不抬）有一家工廠報價二十八塊！

區正發和妻子瞪目。

表 叔：三十塊是最高限度！

區正發：（忍痛）我也報價二十八塊！（看妻子一眼）

區陳招心痛的扭過頭去。

表 叔：（收起日記本）同樣是二十八塊？

區正發：（咬牙）二十八塊！

表 叔：同樣價錢就不知道哪家做得成了！（吸菸）

區正發和妻子交換目光。

區正發：（痛下決心）這樣吧！我只收二十七塊！！

表 叔：（噴出一口煙來）又少收一塊？

區正發：（狠狠地）我報價二十七塊！

區陳招瞪丈夫一眼，表叔弄熄香菸。

區正發：（苦笑着）減到二十七塊美金，胡經理真是替貴單位省了錢，為人民爭取到了利益……

表 叔：（冷淡的）單位省錢，人民利益，跟我有什麼關係？

區正發：可是，減到二十七塊，我已經無利可圖了！

表 叔：你報價減到二十塊——我還是無利可圖！

區正發一呆。

區陳招：（靈機一動向丈夫低聲）報價還是二十八塊——實際上只收二十七，多的一塊美金……

表叔再點燃香菸。

區正發：（明白了）對！我們向貴單位收二十八塊，多的這一塊美金再私下退給胡經理，我可以負責兌換成人民

幣……

表 叔：（嚴肅的）不可以！

區正發一怔。

區陳招：一台一塊美金，三十萬台就是三十萬美金了！

區正發：三十萬美金兌換成人民幣，這筆數字……

表 叔：（勃然大怒）絕對不可以！！

區氏夫婦呆住，表叔弄熄香菸。

區正發：（試探的）胡經理，我可以把人民幣……

表 叔：不要人民幣！

區正發：啊？！

表 叔：美金就好！

區氏夫婦恍然。

區正發：三十萬美金交給誰呢？

表 叔：到時候我會關照你！

區氏夫婦得意的交換目光。

表 叔：報價二十八塊，兩家相同！那一家能夠草簽，就要看那一家的表現令人滿意了。

區陳招：（斟酒）我們一定讓胡經理滿意！

表叔：唔！（掏出口袋的金錶戴在手上——左手戴着兩隻錶了，看着錶）今天星期五，六、日，我星期一要回深圳。

區正發：留在香港的這幾天，我來安排好了！

表叔：好，好！原則這樣決定，吃晚飯見面再談！

區正發：（另有含意）恐怕一次談不出結果！

表叔：（一怔，試探）一次談不出結果——

區正發：胡經理下星期一才回深圳，我們今天不算，明天、後天，連續三天來談，順便吃晚飯，六點半！

表叔：（起身）好吧！再見！

區正發：（起身）送胡經理上「的士」！請！

區正發向外讓表叔，送出大門，區陳招跟在後面。正好電梯由下升至，門開時，瑪格麗出現。表叔進入電梯。

區正發：（扶在電梯門上，並不進入）噢！瑪格麗，正好替你介紹這位……（伸手向表叔）

表叔：不，不……（惶恐的轉身，背對電梯門，面壁而立）

區正發：（醒目的向瑪格麗）我太太要找你！

瑪格麗點頭，望A座，區陳招正站在門口向她點頭，她走向A座，區正發鬆手，電梯關門，降下。

區陳招，瑪格麗回到A座。

瑪格麗：區太太找我……

區陳招：我老公要請你吃飯！

瑪格麗：請我？（眼睛一轉）噢！要我陪那個表叔！

區陳招：你怎麼知道？

瑪格麗：這就是我們的本事了——哪一天？

區陳招：今天、明天、後天，三天……

瑪格麗：我不一定三天都有空哪！

區陳招：他吃飯很早——六點半！

瑪格麗：（失笑）六點半！沒問題！（看錶）那，我該準備化粧了！（走向房間）

同時電梯已經由下而上，林太郎和提着小旅行箱的林季豐出來，向A座走去。電梯立即降下。

區陳招：（追着瑪格麗）我們講定了啊！

瑪格麗：（已經進入房間）OK！（關房門）

區陳招收拾餐枱上的酒杯等，林太郎兄弟進入。

區陳招：（迎上）林先生，請坐！（關切的向林太郎）怎麼樣？

林太郎：手足之情，舍弟答應幫我的忙，現在請你把區老板的委託書拿來，剛才在樓下他告訴我，已經擬好了！
在房間裏！

區陳招：有，有！我去拿！（走進房間去）

林氏兄弟坐沙發上。同時，電梯又由下而至，區正發出電梯，高興的走向A座。

區陳招由房間拿出委託書來交給林太郎，他轉交林季豐看，區正發開門進來，她迎向老公）

區陳招：林伯大概成功了，他弟弟在看委託書呢！

林季豐：（同時在委託書上改寫兩個字）好啦，大哥再看看！

林太郎：你看過了還會有問題？區老板！

林太郎交委託書給區正發，他接過來看。

區正發：噢！這件事完全授權給林伯……

林季豐：是的，這筆生意我是幫家兄的忙，我毫無條件！

區正發：是，是。

林季豐：區老板只要跟買家簽妥合同，收到定金，讓家兄給我一個電話，我馬上代區老板訂貨！

區正發：那——定金……

林季豐：看家兄的意思，需要的話我可以先墊。

區正發：謝謝林先生幫忙！

林季豐：不客氣！（看錶，起身）大哥！我也該去機場了！（提起小旅行箱）

區氏夫婦和林太郎一同起身。

林太郎：（感激的）三弟，這件事我也不說什麼了！

林季豐：大哥！（伸手）什麼都不必說！

林太郎：（握手）三弟！

林季豐：希望大哥有了大嫂的消息，儘快回台灣去！

林太郎：一定——我看，今天還是請假，送你上飛機……

林季豐：不用了！我們隨時通電話吧！區老板、區太，再見！

區陳招：再見！

區正發：送上電梯！

林太郎兄弟和區正發走出，關門向電梯走去，區陳招收拾菸缸、酒杯等進廚房，同時電梯由下而至，珍妮蓬頭垢面，氣急敗壞的由電梯出來，和林氏兄弟等交叉而過，直奔A座門前，按門鈴。林氏兄弟則進入電梯。

林季豐：（向區正發）再見！大哥也……

林太郎：送你下樓！

區正發：（同時）順風順風！

林季豐：謝謝！

電梯門關閉，下降，區正發走向A座，同時區陳招由廚房出來開門，見是珍妮，一怔）

珍妮：（焦急的）區太，剛仔沒人送回來？

區陳招：剛仔？送回來？怎麼回事？

珍妮：剛仔不見了！

區陳招：什麼？！

珍妮：我到處找，在深圳貼了好多尋人啓事——找到的有重賞！有沒有人打電話來，說找到剛仔了？

她一口氣說下去的時候，區正發已經回到A座。

區正發：怎麼會打電話到這裡？

珍妮：啓事上我留了此地的電話地址，區太，有沒有？

區陳招：沒有哇！

珍妮：（失望的）我原說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好人，看到啓事，把剛仔找到送回來……還是忍不住趕回來問過

……

區正發：哎！你有沒有留B座的電話？

珍妮：也有哇！

區陳招：會不會打到B座去？

珍妮不及答言，立即奔出A座，到B座門前。

區正發：怎麼不當心，讓孩子走失呢？

區陳招：她夠當心了，是剛仔太皮！

區正發：寵壞了！

區陳招：也難怪！剛仔就是她的命麼！

當區氏夫婦議論紛紛的同時，珍妮已經用鑰匙在開B座的鐵閘，情急之際，偏偏打不開鐵閘的鎖，結果是功夫

茂聞聲開了木門。

功夫茂：珍妮！（開鐵閘）

珍妮：（哭了）茂哥！噢……

功夫茂：怎麼了？

珍妮：（哭着）剛仔……噢……

功夫茂：（着急）剛仔怎麼啦？

珍妮：（仍在哭着）剛仔在深圳不見了！

功夫茂：進來再說！

功夫茂扶她進入B座，關門。同時，電梯上來，林太郎一面看着報紙走出電梯，區陳招發現大門開着，起身去關門，林太郎進來，順勢坐在沙發上，仍不停看報。

區陳招：（關好大門）林伯！

林太郎：（抬頭）唔？

區陳招：你們管理員有沒有人接到關於剛仔的電話？

林太郎：剛仔？

區正發：在深圳走失了！

林太郎：啊！我正在看一段新聞，報導深圳拐帶小孩子的！

區陳招：真的？！有沒有剛仔……

區正發：（幾乎同時）剛仔上了報啦？

林太郎：（指着報）不是剛仔，是說被拐帶失踪，又找回來的三個孩子！

區陳招：真有這種事？

林太郎：說是被乞丐拐去的，在拐帶期間，都被斬掉了手指頭，有一個被斬掉了八隻……

區正發：這麼殘忍？

林太郎：你看！晚報上還有照片呢！（分一張報紙給區正發）

區陳招：為什麼要斬掉手指頭？

林太郎：向旅客要錢——受傷殘廢的小乞丐被人可憐，會多給錢哪！（低頭看手中的報紙）

區正發：真不人道！被斬掉八個手指頭的孩子才只四歲！（繼續看報）

區陳招：哎喲！跟剛仔一般大！（向老公叮嚀）這段新聞可千萬別讓珍妮看到——（湊近老公身旁看報）

B座門開，珍妮失神的走出來，功夫茂跟在身後，向A座走來。

功夫茂：問問看更的，也許有好心人打電話到管理處……

珍妮已經在按A座門鈴了，坐得最近門的林太郎起身開門，珍妮站在門外。

珍妮：林伯，請問你……

林太郎：剛仔……

珍妮：（燃起希望，急切的搶着問）找到剛仔啦？在哪兒？是有人打電話來？

林太郎：沒有電話……

功夫茂：（不滿的）你剛才說剛仔……

林太郎：我們正在談剛仔，因為晚報上——（急列車）

功夫茂：晚報上？

區陳招：（同時向老公低聲）晚報收起來！

功夫茂：（向區正發）晚報上有剛仔的消息？

珍妮：剛仔的消息——真的？

區正發：（起身，下意識的把晚報藏在背後）沒有！沒有！真沒有！

功夫茂：（起疑，不客氣）拿來，我看！（逼向區正發）

區正發退後，背對着珍妮，她向前，一把搶過報紙。

區陳招：（緊張）別，別讓她看……

珍妮看報，呆了——幻想着剛仔殘酷的遭遇。

功夫茂：（湊向珍妮）怎麼說？

珍妮：（神經質的大叫）剛仔！！不會！不會……

功夫茂：珍妮！

珍妮：剛仔——啊——（昏倒）

瑪格麗從房間跑出來，同時功夫茂抱住珍妮。

瑪格麗：（已經濃粧艷抹了）珍妮回來……啊！（吃驚停住）

功夫茂：（同時）珍妮！

區陳招：珍妮！

瑪格麗：怎麼了？（同時的）

功夫茂：（向瑪格麗）開門，我抱她回去！

瑪格麗急開門，功夫茂抱着珍妮走出A座。

在珍妮昏倒的同時，電梯由下而至，走出梁甘和大陸新娘尤新，兩人挽着手，踏着結婚進行曲的步法向前，剛剛離開電梯，正遇見功夫茂抱着珍妮走向B座。

尤新：（羨慕的目送着）咂！咂！還是香港人時髦，大白天，男女就抱着走來走去！

功夫茂等進入B座，跟在後面的瑪格麗關門。

尤新：也要愛人夠強壯才行！（用手比着矮自己半個頭的梁甘）你抱着我，半步也走不動！

梁甘嘿然。

早在電梯停在十三樓的時候，區家夫婦及林太郎都望着功夫茂而擠在門口了。這時區陳招看到梁甘，認出了新

娘，跨到門外來。

區陳招：是尤新吧？

尤新：（認出來，放開梁甘，奔近，做小鳥依人狀，靠向區陳招懷中）表姑！

區陳招：（支持不住，連忙扶住大門）進來，進來！

尤新，梁甘進入A座。

區陳招：（一面關門，代為引見）這是你姑丈！

尤新：姑丈！（點頭行禮）

區陳招：這位是林伯！

尤新：（點頭）林伯！

區陳招：（打量尤新）快二十年不見，真成大人了——也有三十歲了吧！

尤新：（不高興，拖長聲音）表——姑——（扭着身體離開區陳招，過去挽住梁甘胳膊）人家哪有那麼老？梁

甘知道，重陽節生日，才滿二十九歲！

區陳招：（向林伯）喲！比梁甘高半個頭！

林太郎：這樣好！梁甘在太太面前，抬得起頭來！

梁甘：（真的要抬頭向尤新說話）累不累？

尤新：不累！（坐沙發上顛一顛）好舒服！

區陳招：坐一坐，我去拿茶！（走向廚房去了）

區正發：林伯！我們再研究研究這份委託書！（拿委託書，走向餐枱）

林太郎：好！（跟到餐枱旁，坐）

梁甘：你的新衣服、高跟鞋，我都收在新房裡了！

尤新：噢！高跟鞋——你說滿街都是夜總會，我怎麼沒聽見夜總會的音樂？

區陳招捧茶出來，先替區正發和林伯斟茶。

區陳招：（一面斟茶）才到香港就找夜總會？

梁甘：（接過茶壺）謝謝！我來！（斟茶）

尤新：我要去夜總會看鄧麗君，表姑！人家都說我長的像鄧麗君呢！

區正發正喝一口茶，笑的噴了出來。

區陳招：怎麼了？

區正發：（指尤新，改為指茶杯）太，太燙了！

尤新：我沒見過本人，梁甘，你說像不像？

梁甘：鄧麗君——唔！（正經的）沒你豐滿——不大像！

尤新：啊——不大像？

林太郎：（低聲說笑）大象——鼻子要夠長才是大象呢！

尤新：說我的鼻子像？

林太郎：鼻子、眼睛都像！全跟鄧麗君長的部位一樣！

尤新：（高興的摸自己眼睛、鼻子）鼻子、眼睛全像！梁甘！可惜我沒見過她本人！只看過照片！

區陳招：（湊趣）瑪格麗有卷錄影帶在這兒，放給你看！

尤新：（看到錄影機）噢！太好！「映相機！」

區陳招：（在錄影機前找出一卷錄影帶來，裝進機器）這叫錄影機……

梁甘：大陸就叫「映相機」。

尤新：是呀！我在幹部家裡看過一次！（跑近電視機前，蹲下來，等着看）

放影機播出青山唱：「關達拉美娜」

尤新：這是青山唱的：大陸禁止唱啊！幹部不准唱！

區陳招：為什麼禁唱？

尤新：你聽嘛！「官倒了楣啦！」（站起身來）

區陳招：官倒了楣啦？

尤新：幹部是官，當然不許唱：官倒了楣啦！（跟着唱，聲音比錄影機還大）關達啦美娜……（突然走音，唱不下去了）

區陳招：尤新，走音啦！

林太郎：（低聲向區正發）尤新——走音就變成噁心了！

區正發失笑，搖頭。

尤新：對了，梁甘，我們跳舞吧！你學會了沒有？

梁甘：還……還不大會！

尤新：我教你——高跟鞋呢？

梁甘：（起身）在新房，我去拿來！

尤新：不要！（害羞）當着人脫光腳換鞋，難為情死了！你陪我去換！

兩人挽手走向工人房。

尤新：（回頭）表姑！聲音開大一點兒！

區陳招把聲音開大，尤新挽着梁甘，一路跳到工人房。梁甘取出高跟鞋，尤新換鞋，坐在牀上——正坐在安全

梯的斜角底下。鞋子太緊，她一面費力的換鞋，一面高唱着。區陳招同時走向餐枱，坐在研究委託書的老公身邊，林太郎則時時以玩世的目光望着尤新。

B座門開了，珍妮快步出來，瑪格麗追着她，她到電梯前按鈕，功夫茂後發先到，擋在電梯門前。

瑪格麗：你真的不能走！雄哥會生氣的！

珍妮：我要找剛仔！我怕——像報上說的！茂哥！求求你！求你放我走！（跪下去）求你放我走！

功夫茂：（搖頭）放你走沒有用，你找不到剛仔的！

珍妮：找不到——找不到我情願死！！

功夫茂：你起來！

珍妮：求求你……我活着就是為了剛仔，我不能沒有他！求你放我走……（哭）噢……

功夫茂：（感動，點頭）這樣吧！我打電話到羅湖，讓以前的那般手足幫你找！

珍妮：（驚喜）你，你放我走了？

功夫茂轉身讓路，正好電梯門開了，珍妮起身衝進去，回頭望功夫茂，流着淚。

珍妮：（哭着）謝謝茂哥！謝謝茂哥！

功夫茂回身走，電梯門關了，下降，瑪格麗也向B座走着。

瑪格麗：茂哥！雄哥會發脾氣、罵人的！

功夫茂：（頭也不回）罵我好了！（進入B座）

瑪格麗跟進，關門。

A座，尤新換好了鞋子，高唱：「關達拉美娜！」猛然起身，頭頂撞上斜角，「嘖」的一聲。

尤新：哎喲！（跌在牀上，鞋又掉了！）

梁甘：（耽心的）怎麼樣？

尤新：（撫着頭，望斜角處）房子真缺德！怎麼這一塊特別低？

梁甘：這兒是安全梯！（撿起鞋子，放在牀上）

尤新：什麼安全梯？

梁甘：（指指斜角）安全樓梯在房子外邊，有意外事件可以安全……

尤新：我先不安全了！（仍舊坐在牀上的原位穿鞋）

錄影帶播出「何日君再來」。

尤新：（大叫）何日君再來！鄧麗君！（興奮的跳起來，更重的撞上斜角的原來位置，大叫着離開牀邊）哎喲

！哎喲！

梁甘：（急忙為她按摩頭部）不痛！不痛！

尤新遷怒，用力推梁甘，梁甘倒在牀上，急起身，也重重的撞到頭頂。

尤新：（同時）你不痛？！

梁甘：我——痛！（撫着頭，搖搖欲墜。）

尤新：哼！（跳舞步法到電視機前）何日君再來，大陸也禁唱！

區陳招：為什麼？

尤新：「君」代表國軍，「何日君再來」，盼着國軍回大陸，禁唱！

區陳招：禁的沒道理！

尤新：很多人都偷着唱，君字改成經理的經字。（唱）何日「經」再來！

區陳招：什麼意思？經——

尤新：經——就是蔣經國嘛！

衆人：（意外）啊？！

尤新：梁甘，跳舞吧！（興奮的）

梁甘：（有氣無力）我心在跳啦！（撫着頭頂過來）

尤新：誰讓你住這種缺德的房子！

林太郎：缺德的那一半兒還是借的！

尤新：（大怒）啊！梁甘！騙我！你說為我買房子的！

梁甘：我說，我說是將來呀！

尤新：將來，將來我還要買汽車！

梁甘：（一呆）汽車？！

尤新：映相機——錄放影機一定要買！

梁甘毫無反應。

尤新：（自得其樂，隨音樂聲繞梁甘跳舞）我還要買音響！

梁甘無反應。

尤新：唔！頂要緊的要買鋼琴！

梁甘仍無反應。

尤新：（繞過梁甘，感覺不對，用手拉他）梁甘！！

梁甘應手而倒，原來他先已經昏了過——倒在沙發上。

尤新：（大叫）梁甘！！

衆人也圍上前來。

區陳招：梁甘！

區正發：（同時）怎麼了？

林太郎：梁甘昏倒了！

尤新：（更大聲）梁——甘！

梁甘：（睜眼）啊？（站起來）

區陳招：醒了，醒了！

區正發：醒過來了！（同時的）

林太郎：還是昏倒的好——

尤新：（大聲）梁甘！我要——買——

梁甘：我，還是昏倒吧！（再度昏倒）

除了冷眼旁觀的林太郎以外，衆人都大吃一驚。

衆人：啊!!!

幕急落。

第二幕

第一場

時：第二幕數日後的下午。

景：香城大廈第十三樓，同第二幕。

人：區正發、林太郎、區陳招、梁甘、尤新、媚都岡次、瑪格麗、表叔、妹仔、功夫茂、跛雄、劫匪甲、乙。

幕啓：

香城大廈十三層，A、B座的大門都關閉着，A座落地窗窗帘低垂，看不見天色，曾經做為新房的工人房中，只剩下林太郎的單人牀和第一幕時擺在兩單人牀中間的茶几，由於傢俱少了，工人房反而顯得清爽而整潔，牆壁的顯著位置掛着林太郎的放大照片和他自己的便帽，那曾經貼過囍字的地方還留着一點淺紅色的殘痕。

新婚夫婦所用的牀、梳粧台等已經搬走，客廳的角落裡堆着他們的鋪蓋、衣服、水瓶和梳洗用具、化粧品等雜物。

燈開始漸亮時，就聽到區正發講電話的聲音。

區正發：（講電話）……對！我台灣的合夥人正是林季豐……你知道？……對！著名的企業家！大把鈔票！……

現在三點半過了，我準四點半到。再見！（切電話）

區正發講電話的同時，電梯由樓下上升，停在十三樓，林太郎由電梯下來，用鑰匙開門進入A座，正是區正發切斷電話的時候，他站在餐枱旁向林太郎招呼。

區正發：林伯，這邊坐！

林太郎：（一面走向餐枱）我正在上班呢，你把我叫上來……（坐餐枱旁椅上）

區正發：你現在在馬虎一點兒也沒人講話的——全大廈都知道你這位看更佬是位億萬富翁呀！

林太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做一天管理員就要盡一天看更的責任！何況，有錢的是我三弟。

區正發：你也快有錢啦！（拿起餐枱上的一疊支票）這筆生意做成了，你的佣金也不少哇！等表叔的信用狀一到，馬上向銀行抵押借款，支票就可以兌現了。

林太郎：我三弟的原則是你真收到了錢，他才開始墊付定金代你訂貨！

區正發：信用狀一到就是錢了！

林太郎：你現在並沒有付出現金呀！

區正發：我的現金都變成冷煖機了！收購三千台，就六萬多美金！可是，要等跟表叔簽定正式合約再收購，時間上一定來不及！根據十天前簽的草約，交貨期限只剩一個月了！老實說，我連家用的準備金都變成冷煖機了。

林太郎：難怪你住的房子也要向銀行抵押呢！

區正發：現金不夠嘛！我剛跟銀行通過電話——約好了四點半去談貸款問題，原則上他們已經同意，反正只要表叔的信用狀一到，馬上可以當現金用！

林太郎：一拖就是十天，我倒耽心這位表叔……

區正發：放心，他昨天才從深圳回來，我已經約他四點鐘此地碰頭，敲定一切！

林太郎：四點鐘——你不是要去銀行？

區正發：那是四點半！

林太郎：只半個小時？

區正發：半小時夠了，今天我請了個好幫手！

林太郎：誰——不是區太？

區正發：我太太再幫梁甘他們搬家，我投其所好——請瑪格麗幫忙招待！

林太郎：（意外）她？

區正發：對！表叔對她有興趣，第一次見面我就看出來了！

林太郎：可以到夜總會去找她呀！

區正發：他們共產黨幹部不準去夜總會，所以我幾次在酒樓請吃飯，都約瑪格麗作陪，哪知道這位小姐看不起表

叔，一直冷冰冰的！

林太郎：不用錢來燒，當然熱不起來！

區正發：今天就不同了，她答應負責擺平表叔，放心吧！不出一個月，大把鈔票賺進來，我要好好酬謝你跟令弟！

林太郎：（搖頭）舍弟一個錢也不會要的，他說的，要不是為了我，絕不管這件事！

區正發：他跟我們不同，有鈔票，在台灣工商界有地位，不像我們現在的香港人，心全是浮的！

林太郎：我早說過，香港地方就是一座浮城嘛！

區正發：所以我要趁現在把鈔票賺到手上，只要香港有變，浮城不穩，馬上走人！

林太郎：我跟你也不同，雖然喜歡香港，早晚還是要回台灣的！

區正發：在走之前賺鈔票總不錯的。來，我替你算算，看看能賺多少佣金。

林太郎湊近他，他用計算機計算着。

樓梯上，區陳招、梁甘、尤新由十二樓走上來，三個人都顯得很勞累的樣子，梁甘更拭着頭頸上的汗，走向A座。

區陳招：房間要打掃乾淨才像樣——現在住進去才夠舒服！

尤新：全虧表姑幫忙……

區陳招：我不過動動嘴，真正出力的還是你跟梁甘！（說着用鑰匙開A座大門，進入）

梁甘、尤新跟着進來，林太郎起身迎向區陳招。

林太郎：收拾好了？

區陳招：剛打掃完，大傢具擺好了。

梁甘、尤新整理着角落裡的鋪蓋等物，區陳招也向前幫忙時，瑪格麗由房間門出來——她已經濃妝艷抹，但仍穿着睡袍，門前俏立，艷光照人。

尤新羨慕的呆望着她，一時忘記了整理的工作。

瑪格麗：區老闆，表叔是四點鐘來？

區正發：不錯，我特別預備了好幾瓶陳年拿破崙。（指着餐桌酒櫃中的酒）

區陳招：（向老公）今天沒我的事了吧？

區正發：不用管了，你要幫忙搬家，夠辛苦啦！

瑪格麗：我就換衣服啦！（退回房間，關門）

尤新：（深吸一口氣）好香啊！

梁甘：（一面整理着鋪蓋）香水嘛！

區陳招：林伯，託你跟十二樓的業主講……

林太郎：講了，業主說押金兩萬，絕不能少！

梁 甘：人家的押金都是一個月的月租，他收兩萬——五個月的租金了！

林太郎：很簡單，業主就是抓着幾本外國護照的華裔港人，一時還捨不得離開，要趁這段日子盡量求現！

區正發：（笑了，抬頭）跟我一樣！

林太郎：不大一樣，這位業主一面撈錢，一面還發表對香港前途的謬論！今天報上有首打油詩說的好：「愛港不離口，護照不離手；香港若有變，世界有路走。」

區正發：我們生意做成功，就可以跟他一樣了！（又埋頭計算）

林太郎：（向區太）業主出租房子的目的就是要收押金求現！他還說，要是肯出十萬押金，不付月租都無所謂。

尤 新：（高興地）不付房租，太好了！

梁 甘：好！好！十萬塊押金，哪兒來？！

尤 新：（瞠目）啊？

區陳招：（向梁甘）既然業主不肯讓步，把押金先繳掉吧！

林太郎：現在有嗎？

梁 甘：在銀行裡，請林伯跟我一起去拿——好嗎？

林太郎：好的——區老板，我送押金給業主，就回來！

區正發：好。

梁甘揸起鋪蓋捲，尤新拿着梳洗用具，區陳招也拿起部份雜物，和林太郎一起走出A座大門，區正發也收起餐枱上的計算機，進入自己的房間。同時，瑪格麗已經換好艷麗而暴露的外出服由房間內出來，到酒櫃前檢查酒。

外面，林太郎等四人由樓梯走下去的同時，電梯上來，媚都岡次捧着一扁型紙盒，走出電梯，直奔A座大門，

按門鈴，瑪格麗打開木門。

瑪格麗：（一怔）咦？是你？

區正發從房間門伸頭出來。

區正發：是胡經理？

瑪格麗：（開着鐵閘）我的朋友！

區正發：唔！（又縮回房去）

瑪格麗：你不是今天有事，不來嗎？

媚 都：我是順路，給你送來日本新到的錄放影機！（進廳內，把紙盒放餐枱上，由身上取出錄影帶一卷）還有，有味錄影帶！（也放在枱上）我走了！

瑪格麗：（撇嘴）哼！上十四樓，找妹仔……

媚都：（已經跨出大門，回頭笑着）嘿……別吃醋——雄哥安排的！喂——（要吻對方）

瑪格麗用手擋住對方的嘴，順勢把他推出去，拉上鐵閘，格格笑着關上木門。媚都得意的搖搖頭，向樓梯走去，當他要跨上樓階時，瑪格麗又打開木門。

瑪格麗：（隔着鐵閘）明天一定要來啲！

媚都：OK！

瑪格麗關木門，媚都跑上樓梯走了，同時電梯由下而至，表叔穿着和第一幕的制服同樣格外肥大、深藍色西裝出現，走向A座，按鈴——很長聲的。同時，瑪格麗已經把餐枱上的錄影機、錄影帶搬進自己的房間去了。門鈴長聲響時，她立即出現，跑過去開了門。

瑪格麗：胡經理！（親切的）請進！真準時啊！（看錶）四點正！（向區家房間喊）區老板！胡經理到了！

區正發：（立即出現）胡經理，歡迎，歡迎！

瑪格麗：餐枱坐吧！喝酒方便！

區正發：對，對！胡經理請坐！（讓坐）

表叔：（走向餐枱，坐椅子上）記者不會找到此地來吧？

區正發：（詫異）記者，怎麼會找來？

表叔：我這次到港，記者總追着我訪問——可是，區廠長，你不知道，我們幹部出來辦事，最怕上報！上報回去以後，權力很容易受影響。

瑪格麗：放心，記者要來的話，我替你擋住！（拿起桌上香菸）請抽菸。

表叔取過香菸，自己點火——用區正發送的金打火機。

區正發：真是失禮，自己不抽菸，就忘記敬客人！

瑪格麗：香港習慣，香菸不敬人的，因為大家抽的牌子不同！

表叔：對！我就喜歡抽這個牌子！（猛抽香菸）

區正發在表叔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瑪格麗：我來拿酒！（到酒櫃前拿酒及餸酒的食物）

區正發：胡經理剛才說的權力……

表叔：內地什麼事都靠權力，有權就有利益！幹部們常說：有權不用，隔夜作廢！就在我們陝南有個幹部，上級讓他運了一批團魚到香港來！

區正發：（不解）團魚？

表叔：也有地方叫團菜，香港叫水魚。

瑪格麗：（先拿過來酒瓶酒杯，替區正發倒酒）就是王八嘛！

區正發：（指着表叔酒杯，緊接瑪格麗對白）胡經理！

表叔：啊？

區正發：（向瑪格麗）先給胡經理倒酒……

表叔：噢！

瑪格麗：（為表叔倒酒）胡經理請！（遞上酒杯）

表叔：謝謝！（接酒杯，連瑪格麗拿杯子的手抓住）

瑪格麗：我的手！

表叔：噢！對不起！

瑪格麗：不要緊，王八怎麼樣了？說呀！

表叔：唔！那是我們陝南的特產，香港的買方報價很高，可是那位幹部自己沒有額外利益，他情願讓這批水魚

死掉、臭掉，一隻也不賣！

區正發：這不是造成單位的損失嗎？

表叔：單位損失、人民損失，跟他有什麼關係？

區正發：（若有所悟）噢！（舉杯）請！

表叔熄掉香菸，喝酒。

表叔：後來這件事情上了報，那位幹部受到嚴厲的批判，權力也做廢了。

瑪格麗為兩人倒酒，走到酒櫃前取饅頭的罐頭小食，開罐頭。

表叔：所以這批冷煖機你實收二十六塊，表面上每一台我有一塊錢的利益。

區正發：三十萬台就有三十萬美金了！

瑪格麗聞言一怔，正要開的罐頭跌在地下，斜視表叔。這時表叔取香菸，瑪格麗正拿罐頭過來，敏捷的拿起餐

枱上的茶頭打火機為表叔點菸，並且挨着他坐下。

表叔：謝謝！（轉向區正發）三十萬說來好聽，可是我的開銷也很大，要送敲門磚，後門才通。所以你最好實

收二十五塊五角，三十萬台，有四十五萬美金，我們的生意就做成了！

區正發：（呆了）二十五塊五角……這……我簡直無利可圖了！

表叔：如果你想圖利再多的話，我們的生意就很難講，原先跟我談的那家公司，表示也可以減到二十六塊！（

喝酒）

區正發急的拭汗，瑪格麗為表叔斟酒，見場面冷落，答訕的——

瑪格麗：胡經理，人家背後叫你表叔——什麼意思？

表叔：一表三千里嘛，表叔是客氣……

瑪格麗：我要叫你的話，你得矮一輩兒才行！

表叔：（不悅）矮一輩兒？！

瑪格麗：嗯！叫你「表哥」！

表叔：（高興）好！矮一輩兒好！（喝酒）

瑪格麗：表哥可不能再矮一輩兒啦！

表叔：那更年輕了！

瑪格麗：不行啊！再矮一輩兒是兒子，兒子的「子」再加上「表」的話……

表叔：（衝口而出）那是「婊子」！

瑪格麗格格的笑了，表叔一怔，熄掉香菸。

區正發：（一直在凝神的計算着，這時毅然抬頭）胡經理！我答應你，實收二十五塊五角！

瑪格麗：那表哥可以賺四十五萬美金了！

區正發：（苦笑）我可要虧本了！

表叔：資本主義社會裡有句話：『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虧本的生意沒人做。』（取香菸，瑪格麗代點）

區正發：（無奈）好吧！什麼時候到深圳簽正式合約？

表叔：嗯——讓我排排日程看！（掏出日記本仔細看）

區正發向瑪格麗苦笑。

表叔：這樣吧！明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你，很可能後天我們一起回去。

區正發：好，明天上午我等電話。

表叔：（點頭，轉向瑪格麗）今天幾點鐘上班？

瑪格麗：你不能去夜總會，我也不要上班了！

表叔：（高興）真的？

瑪格麗點頭。

表叔：那——（向區正發）我走了。

瑪格麗：（失望）啊？要走了！

區正發：（同時，看錶）好的，我送胡經理下去！

表叔：不必！不必！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區正發：正好，本來我也有事要出去！

表叔：（無奈）好吧！（向瑪格麗，嚴肅的）再見！

瑪格麗嘟着嘴表示不滿，走過去開門，表叔和區正發向外走去，才出門的時候，瑪格麗拉住表叔的手。
瑪格麗：我跟你說——

表叔腳在門外，側着臉伸頭進來，等着聽，瑪格麗並不發言，却在他臉上親了一下，印上一個鮮紅的唇印，表叔一怔之際，她格格的笑著推出表叔，關上木門。

區正發已在電梯前按鈕，門開，表叔帶着口紅印跟區正發進入電梯，門關，電梯下。

A座內，瑪格麗收拾餐枱上的菸缸、酒杯，把酒放回酒櫃，酒杯、菸缸等拿進廚房去了。

同時，樓梯上，由十二樓走上來區陳招和尤新，兩人一面向A座走着——

尤新：表姑，這房子，我能不能不要啦？

區陳招：（已經在用鑰匙開門了）那怎麼行？房租、押金都交給林伯送到業主那兒去了！（進入大門）

尤新：（跟着進來）梁廿一個月才賺三千塊，房租要四千……

區陳招：過幾天你就拿到臨時身份證了，也可以打工，只要不怕辛苦，一個月賺兩、三千並不難呢！

尤新：那……

瑪格麗從廚房出來，進入自己的房間，尤新目送着她。

尤新：（沉吟）兩、三千——夜總會做小姐呢？

區陳招：不一定，聽說走紅的小姐，一個晚上就能賺上萬把塊呢！

尤新：有這麼多？

區陳招：嗯，再說，你還可以分租一間出去，做包租婆……

尤新：對！做二房東！

兩人把搬剩下的雜物拿起一部份走出去，區陳招小心的開門，由樓梯走下去。

同時，電梯上來。

表叔鬼鬼祟祟的出現，他先不下電梯，伸頭向兩面望望，確定走廊上沒人才踏出電梯，到A座門前按門鈴——

和上次一樣，按很長的一聲。

瑪格麗由房間出來，望着門，想想，忍不住笑出來，勉強忍住笑，向大門走去，開門，表叔很快的閃身進入。

瑪格麗：（親熱的拉着他）表哥！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表叔：（詫異）為什麼？

瑪格麗：你掉了東西，沒帶走！

表叔：什麼東西？（至餐枱前尋找）

瑪格麗：（笑着）你的心哪！

表叔：我的心——噢！剛才我的心真的在你這兒！

瑪格麗：（握着對方的手）真的？

表 叔：真的！我在想，你跟我要做的生意一樣！

瑪格麗：什麼一樣？

表 叔：冷煖機呀！前幾天對我好冷淡，今天真熱情，時冷時熱，不是冷煖機嗎？

瑪格麗：對！這宗冷煖機生意，我已經簽字蓋章！

表 叔：（不解）蓋章，在哪裡？

瑪格麗拉着他的手抹去臉上的口紅印。

瑪格麗：在這裏！

表 叔：（看手）啊？口紅？

瑪格麗格格笑着，拉表叔進了房間。

電梯由而下而至，媚都由電梯走出，哼着日本歌曲，到A座門前按鈴——電梯自動下降了。

瑪格麗由房間走出，表叔只穿襯衣，鬆了領帶探出頭來拉她。

表 叔：別走哇！

瑪格麗：別急！有人叫門！

表叔縮回頭去，瑪格麗走向大門，由防盜眼向外望，媚都等着着急，再按門鈴，瑪格麗一驚，急回頭奔進房間

，拉表叔出來。

表 叔：什麼事？什麼事？

媚都又按門鈴。

表 叔：（緊張）誰？（向瑪格麗，害怕的）不會是記者吧！

瑪格麗：（捉弄對方，誇張的點頭）嗯——日本記者！

表 叔：（慌了）那——有後門沒有？

瑪格麗：（搖頭）沒有——（指洗手間）去洗手間！

表叔跑進洗手間，媚都再按門鈴，表叔又跑出來。

表 叔：（着急地）上衣！我的西服上衣！（奔向房間）

瑪格麗也追進房間，表叔提着上衣出來，兩人奔向洗手間，表叔進入，瑪格麗關好門，跑到大門前，開門，媚

都迫不及待的進來。

媚 都：怎麼這樣慢？

瑪格麗：沒想到是你嘛！你說了今天不來的。

媚 都：雄哥說今天妹仔沒空，改期！我有半小時的空檔，趕來看你。

瑪格麗：這麼着急？

媚都：我要W·C！（說着奔向洗手間——已到門口）

瑪格麗：（急拉住對方）哎！哎！

媚都：怎麼？

瑪格麗：這裏太髒了——到房裏去吧！

媚都來不及答應，急奔進房間去。

瑪格麗：（望着房間門，掃洗手間一眼，點頭沉吟）嗯——半小時！（眼珠一轉，做了決定，快步走到大門前，

用原來插在門上的鑰匙把大門鎖上，收起鑰匙，向洗手間抿嘴一笑）

媚都：（在房內，聲）瑪格麗！

瑪格麗：來了！

媚都：（在內）快呀！

瑪格麗再望洗手間一眼，進入房內了。

表叔急急出來，上衣拿在手裏，悄悄向大門跑去，開大門，發現是鎖着的，呆了。

瑪格麗由房內出來，未見表叔，逕至酒櫃前拿酒，回頭見洗手間的門開着，一怔。

表叔無法出門，只得再向洗手間溜去。

瑪格麗顧不得拿酒，急跑近表叔，拉着他。

瑪格麗：（低聲）別着急，他半個小時就要走的！

表叔：那……我……

瑪格麗不由分說，連拉帶推，把表叔弄進洗手間去，表叔伸頭出來。

表叔：我……

媚都：（在房內，大聲）瑪格麗！

表叔連忙縮回頭去。

瑪格麗：（同時，向房內喊）來了！（忙到酒櫃前拿酒）

表叔又出現洗手間門外，向瑪格麗招手。

瑪格麗雙手分別拿着酒瓶和兩隻酒杯，跑近洗手間，却小心的回頭望着房間門口。

媚都已脫去上衣，走出房間，瑪格麗急忙用身體擋遮洗手間的門。

媚都：快點好不好？

瑪格麗：（舉着酒瓶酒杯）來了！（面向房間，用脚使勁擠着關閉洗手間的門。

表叔尚未能全部縮回洗手間，被門夾住腦袋，他無聲的做出痛苦難忍的表情。

媚都退回房間，瑪格麗吁出一口氣來，慢慢的鎮定自己，並不知道背後上演的苦戲。而表叔看不到媚都已回房去，仍然無聲的忍受着酷刑的煎熬。

在媚都由房間出來的同時，妹仔乘電梯由樓上下來，走向A座，這時，在門前按鈴。

瑪格麗不耐煩的向前一步，表叔如獲大赦，下意識的用雙手恢復被夾窄了的腦袋。

瑪格麗：（同時大聲的）誰呀！！

媚都同時由房內出來，表叔連忙縮回洗手間去。

妹仔：（在門外）瑪格麗，是我！

瑪格麗：妹仔？（看媚都）

媚都：（一怔）啊？

瑪格麗：（斜視媚都）你剛才說——

媚都：（陪笑）嘻……實在是雄哥也碰了釘子——她根本不肯見我！

瑪格麗：（眼睛一轉）我替你拉成功，怎麼謝我？

媚都：一顆鑽戒——三克拉！

瑪格麗：（把酒瓶酒杯交給對方）你乖乖的在房裡看錄影帶，不叫你別出來！

媚都：好，好！（拿着酒回房去了）

瑪格麗向前開門，妹仔進入。

同時，跛雄由樓上走下來，掃一眼A座門口，到B座門前，要開門時，功夫茂出現，跛雄向他低語，示意A座大門，功夫茂點頭。

妹仔：（冷冷的）有客人在家？

瑪格麗：（得意）哎！現在是光明正大的，跟你媽媽做包租婆的時候不同了——要干涉我……

妹仔：干涉你也是為你好！不得已做了「小姐」，也不能失格！才不會被人輕視！

瑪格麗：輕視？本姑娘向錢看，有錢就會被人「重」視！

妹仔：（略一思索）你現在很有錢囉？

瑪格麗：有——（眼睛一轉）可是不能借給你！

妹仔：瑪格麗，我只想……

這時，功夫茂已由B座到A座門前，按鈴，瑪格麗向前開門。

瑪格麗：（同時自語）今天可真熱鬧！（開門）噢！茂哥！

功夫茂：（進來，站在門口，揶揄的）妹仔小姐！你未免太不給雄哥面子了吧！

妹仔扳着臉不語。

功夫茂：欠債不還，給你介紹個朋友還擺架子！

妹仔：（倔強的）欠債還錢，我今天還清他就是了！

功夫茂：（冷峻地）好，好！雄哥說了，今天再還不清的話——（指對面的門）請你住到B座去！（不待回答，轉身出門）

妹仔憤怒的咬緊嘴唇，瑪格麗悄悄關上大門。

功夫茂回到B座去了。

瑪格麗：（看一眼房間門，走近妹仔）妹仔，聽我的話，別再死心眼兒了！真要進了一鳳樓，像珍妮那樣，還不

如跟日本人做朋友呢！我告訴你，那個日本人可真有錢——對白領階級的小姐特別感興趣……

妹仔：不要說了！我已經籌到一萬五，還差三萬，你肯借錢給我，我有塊翡翠做抵押。

瑪格麗：什麼翡翠？

妹仔由手袋中取出一個棉紙包，打開，現出一塊翠玉——顏色形狀和林太郎的相似，交給瑪格麗。

瑪格麗：（看玉）這是半塊嘛！

妹仔：（點頭）半塊，聽媽媽講，另一半在爸爸手裡，是祖上傳下來的，救過爸爸的命；大陸開紅衛兵的時候，媽媽藏在嘴裏，被毒打都沒吐出來，才能保存到今天，不是萬不得已，我絕不拿出來！

瑪格麗：很值錢嗎？

妹仔：媽媽去世以前給珠寶店估過價，值到三萬！

瑪格麗：你現在只差三萬，為什麼不……

妹仔：我不賣！拿出來抵押已經對不起媽媽了！

瑪格麗：唔——抵押……（認真考慮着）

妹仔焦急的等待。

電梯由下而至，走出劫匪甲、乙——兩人都穿着牛仔褲和不同色的舊茄克，劫匪甲四望，向乙點頭。

劫匪甲：我看見那個白領姑娘到銀行領錢的，一定是這家！（指A座）

兩人走向A座大門，劫匪乙四望把風，甲則用鐵絲弄着門鎖。

瑪格麗：（有所決定）這樣吧，錢我替你轉交。這塊翡翠既然能值到三萬塊錢，我想……（舉着翡翠看）

妹仔：不！（猜出對方意圖）絕對不賣！

瑪格麗：真的不賣？（愛不釋手的撫摸着翡翠）

妹仔：（把翡翠由對方手裏拿回來）錢我交給你！（由手袋中取出一疊鈔票，收起翡翠）抵押的事，我跟跛雄

談好了！

瑪格麗：（失望的接過鈔票）雄哥一定會收下翡翠的！

妹仔：反正我絕不賣！

瑪格麗：想想清楚，雄哥拿去的話……

妹仔：別說了，我……（逃避的）我走了！

瑪格麗還要講話，妹仔已轉身開門，兩劫匪向裏一擁，順手關門，同時亮出短刀，甲制住瑪格麗，乙制住妹仔。同時由樓梯走上來林太郎、區陳招、梁甘、尤新、向A座走着。跛雄和功夫茂也由B座走來。

A座廳內：

瑪格麗：（鎮定的）做什麼？

劫匪甲：（壓低聲音）不許吵！我們是打劫！

妹仔、瑪格麗退後，劫匪甲、乙背對着大門時，林太郎把門開了，衆人見狀一驚，尤新、區陳招大叫。功夫茂首先發難，搶下劫匪甲的短刀。

跛雄揮手杖，劫匪乙短刀落地，急向外逃，撞倒尤新，尤新倒地大聲尖叫，梁甘也神經質的跟着大喊。

衆人驚叫聲大作，洗手間跑出表叔，房間內跑出媚都，大家一時呆住。暗轉。

黑暗中聲音完全靜止，兩秒鐘後，警車笛聲由遠而近，笛聲才停，多人奔跑的脚步聲響起。

差人：（多人聲）不許動！！我們是差人……帶走……誰是事主？！一齊去差館！

妹仔：（朗聲）我是事主！跟你們去差館！

衆人讚嘆的反應聲中，警車笛聲遠去。

靜止——第三幕第一場終。

第二場

時：第一場十數分鐘以後。

景：香城大廈第十三樓，同第一場。

人：區陳招、尤新、梁甘、林太郎、跛雄、功夫茂、瑪格麗、媚都岡次、表叔、妹仔。

燈漸亮：

區陳招、尤新、梁甘、林太郎分坐在沙發上。跛雄、功夫茂、瑪格麗坐在餐枱旁，喝着酒。

尤新：（靠着梁甘）白天就打劫，真嚇死我了！

林太郎：這批人哪！個個青年有危，前途無亮！

跛雄：啊？還青年有為？前途無量？

林太郎：有危——是危險的「危」，無亮是光亮的「亮」！此地做了案，過羅湖往大陸跑！香港人都怕事，多半

吃了虧不敢報案，也不敢出面做證，他們過幾天又回來了！

區陳招：妹仔年輕輕的，倒跟一般人不同，有勇氣到差館做證，要不然，劫匪捉到了也是白捉！

林太郎：（跳起來）哎呀！對呀！剛才我這管理員還沒下班，我也有責任做證的！

瑪格麗：是呀，管理員是當然證人！

區陳招：對嘛！看見的也該到差館去一趟！

林太郎：對！我要盡責任！（匆忙到工人房，抓起牆上的便帽戴上，急向外走）

瑪格麗：林伯戴上帽子變年輕了。

林太郎：去差館作證，應該是年輕人的事嘛！（匆匆走出大門乘電梯下樓）

尤新：（已經羨慕的望着瑪格麗有一陣了）瑪小姐，剛才你好像一點兒也不害怕麼！

跛雄：怕什麼？有功夫茂這樣的高手，劫匪再多幾個也用不着怕。

梁甘：我可真害怕！（向區陳招）我生怕那個劫匪非禮我愛人！

尤新：什麼「非禮」我？

梁甘：就是強暴你！

尤新：（害羞）說的那麼難聽！

跛雄：（笑向瑪格麗）你怕不怕？

瑪格麗：大陸新娘不是替我說過了——一點也不怕！

尤新：哇！強暴哇——你都不怕？！

瑪格麗：（得意）有備無患——本姑娘吃過避孕丸了！

區陳招：（意外）啊？！

尤新：（同時，注意的）避孕丸……

跛雄也不由得向功夫茂瞠目。

梁甘：（起身）我們的東西還沒收拾好呢！

區陳招：（指着搬剩下的雜物）此地還沒搬完呢！

梁甘搬起剩下的雜物，尤新也起身。

區陳招：我幫你們收拾去，早弄妥了好吃晚飯！（起身）

梁甘、區陳招走出A座，尤新出去立即回來。

尤新：瑪小姐！你的避孕丸可以給我一點？

瑪格麗：可以呀！（由身上取出個小藥盒）拿去吧！
尤新：（接過藥盒）謝謝了！

尤新高興的走出去，區陳招已經走下樓梯，梁甘還在樓梯口等她，一起下樓去了。

A座內，瑪格麗的房門打開，媚都伸頭出來。

媚都：瑪格麗，再拿瓶酒來！

瑪格麗：OK！（到酒櫃前拿酒）

媚都：雄哥！（指房間）談生意，不陪你啦！

跛雄：（揮手）請便！

媚都退回房去，瑪格麗也拿着酒進房去了。

跛雄：（望着瑪格麗的去向）媚都跟那位表叔倒談上了！

功夫茂：（不屑的）談什麼？日本鬼子就知道滾女人！

跛雄：出手倒爽快，剛才又送了我們一萬！今天要把妹仔搞定才行，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洩氣！

功夫茂：（皺眉）我倒有點同情妹仔，剛才聽說，她欠債是為了替母親治病，也算是孝女呢！

跛雄：（意外）咦？你怎麼說這種話，從羅湖到九龍才半年——變了！

功夫茂：（搖頭）最近常常想從前做的事——後悔！

跛雄：後悔？聽說你在大陸當紅衛兵的時候，親手抓着親娘的頭髮，罰跪玻璃……

功夫茂：（急燥）不說了！！（衝動的跳起來）

跛雄：（愕然）嗯？

功夫茂：（抑制自己）這是我最後悔的恨事！當時真是鬼迷心竅，簡直瘋狂！從那天起，母親就當我死了，沒跟我講過一句話！（又坐下來）

跛雄：現在呢？

功夫茂：不知道，沒有多久我就離開家了！

跛雄：從來沒聽人說過你父親！

功夫茂：戰犯！我六歲的時候被公安局抓走的，現在恐怕早不在了。

跛雄：過去的事別提了，還是往「錢」看看吧！（起身）回十四樓，把媚都送的錢分給你！

功夫茂：（起身）我想今天去羅湖一趟……

跛雄：好哇！過深圳去，不管剛仔找不到，把珍妮抓回來！

功夫茂點頭，兩人向外走，瑪格麗由房間出來。

瑪格麗：雄哥要走啦？

跛雄：唔。

功夫茂和跛雄走出A座，瑪格麗由防盜眼向外望，見兩人由樓梯走上去，回頭大叫。

瑪格麗：出來吧，全走了！

媚都、表叔服裝整齊的由房間出來，媚都提着喝去一半的酒瓶，走向餐枱。

表叔：（取下口中叨着的香菸）全走了？

瑪格麗：全走了才叫你出來嘛！

表叔：剛才太難為情了！（坐媚都身旁，按熄香菸）

瑪格麗：不是我巧妙安排，你們怎麼能合作生意？

媚都：是呀！胡經理，你同樣價錢買我們日本貨，品質高，買回去用的人得到實惠！

表叔：用的人實惠跟我有什麼關係？要我實惠才行！

媚都：那……

表叔：信用狀我同樣開二十七塊一台，你收進以後，每台退三塊錢給我，你實收二十四塊！

媚都：這……

表叔：這筆生意很多人在等着呢！（取香菸抽着）

媚都：好，我決定做了！

表叔：這樣我不管區正發了！明天，你跟我一起到深圳簽正式合約。

媚都：好！

表叔：（向瑪格麗）收穫不錯！

瑪格麗：你又多賺了！

表叔：權力的力，就是利益的利，有權才得利！

媚都：（向瑪格麗）我也有利，多多給你！

瑪格麗：表哥呢？

表叔：我？也多多給你！

瑪格麗：（得意）所以呀！剛才我是捨不得你，也放不下他，才想辦法兩全其美，讓你們合作……

表叔：（另有所指，斜視着她）「冷煖機！」

媚都：（正經的）合作冷煖機！

瑪格麗：（忝不知恥）我是冷煖機，你們倆是同事！

表叔：（曖昧的向瑪格麗）同事？

媚都：（不解個中原因，點頭）同事！

瑪格麗：兩位同事請我吃晚飯吧！

表叔媚都同時點頭起身，瑪格麗到兩人中間，左右手挽着他們的膀子向大門走去，媚都開門，表叔關木門，瑪格麗用腳把鐵閘關上，正好電梯由上而至，三人進入電梯。

樓梯上，梁甘由十二樓跑上，奔向A座，尤新追上，抓住他的衣領，區陳招也從樓梯趕來。

尤新：還給我！還給我！

區陳招：什麼事呀？

尤新：他搶走了我的避孕丸！

區陳招：避孕丸？

梁甘：是呀！在大陸，她不肯同房，怕懷孕身材變醜了，我也怕她一個人到香港來，路上辛苦！哪知道，她來

到香港，要吃避孕丸……

尤新：來到香港，身材更要緊啦！

梁甘：那你不生孩子？明年虎年，我一定要抱虎子……

尤新：你抱你的！關我什麼事？！

梁甘：關你什麼事？！老板娘！你評評理——她對我沒有一點真心！

尤新：（大怒）你有真心？！你全是假的！在大陸說開工廠是假的！有錢是假的！有房子住是假的！送我的金項鍊、金耳環、金戒指——全是假的！

她每說一項，進逼一次，他被迫退後，圍着區陳招轉——夾在中間的人左右為難。

區陳招：好啦！

梁甘：（趁機反攻）你不假？

尤新：全是真的！

梁甘：真的？

尤新：我跟你結婚，全是真心……真心來香港！

梁甘：（同時）真心來香港！

尤新掩口。

區陳招：算了，算了！藥丸還給她！

梁甘不甘心的掏出藥盒來。

區陳招：暫時不生孩子也好……

梁甘：還「也好」？！

區陳招：要打工貼補家用嘛！

梁 甘：（緩和了）唔！

尤 新：（一把搶過藥盒）是嘛——生孩子？！像人家瑪小姐，能賺錢多好！

梁 甘：（借糾正報復）瑪格麗不姓瑪，就叫瑪格麗！

尤 新：（白他一眼）連名帶姓的叫人家，真沒禮貌！

區陳招：瑪格麗是外國名字，不能叫「瑪小姐」——快下去收拾吧！早該燒晚飯了！（說着走下樓去）

梁 甘瞪尤新一眼，偏偏被她看到，連忙快步跑下樓梯。

尤 新：哼！（轉頭望A座大門，羨慕的）瑪格麗原來是外國名字！（由樓梯走下去）

電梯由下而上，停了，妹仔和林太郎走出來，兩人繼續着路上的談話。

妹 仔：（興奮的）不在差館看到林伯的身份證，還不知道林伯的名字呢！

林太郎：是呀！我在這兒看更一個多月了，今天才知道你叫林自強，跟我同宗！

兩人說着已到A座門前，林太郎取出鑰匙才想到——

林太郎：哎！你上十四樓，怎麼也下電梯了？

妹 仔：我有話想跟林伯請教！

林太郎：（打開門）請教不敢當，裏邊坐！

他讓妹仔進來，指着沙發。

林太郎：坐，坐。

妹 仔：（並不坐）平常沒注意，今天林伯戴着帽子，很像一個人！

林太郎：像誰？（摘下帽子）

妹 仔：（懷着近鄉情怯的心情，不敢看對方，向前走開，漸近工人房了）林伯是不是台灣人？

林太郎：你也聽別人講了，我是台灣人……

妹 仔：我……（激動起來）我……（強行抑制）我也是台灣人！

林太郎：真的？

妹 仔：我還沒去過台灣——林伯，我給你看張照片——（從手袋中拿出皮夾，打開交給對方。）

林太郎：（接過來，還沒有看）是我認識的人嗎？（低頭看照片，大吃一驚）這……這是我，我跟太太黃鳳吟的

合照啊？！

妹仔激動得顫抖着嘴唇，幾乎把盈眶的眼淚震落，她強自鎮定，背對着林太郎。他為了追尋答案，繞到妹仔面

前——已經站在工人房的門口了。

林太郎：你怎麼會有這張照片？

妹 仔：我……我天天帶在身上！

林太郎：天天帶在身上！（推開工人房的門，指着牆上的放大照片）你認識他？

妹仔：（進入工人房，向照片低聲，帶着哭泣）媽媽！我終於找到爸爸了！

林太郎：（不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說什麼？！她，（指手中照片）她是你什麼人？

妹仔：（拭淚，大聲）我媽媽！

林太郎：媽媽？（看照片，再看妹仔）你，你究竟是……

妹仔：媽媽的女兒！

林太郎：女兒？！

妹仔，生在香港——一九六七年！

林太郎：生在香港——一九六七年！

妹仔：在這座大廈長大的，所以大家叫我妹仔。

林太郎：（有些明白了）啊！

妹仔：媽媽告訴我：爸爸是——林太郎！

林太郎：（同時）是我！！

父女相對，僵住。兩秒鐘後，林太郎張開雙臂，妹仔即時撲向他的懷中。

林太郎：女兒！

妹仔：（同時）爸爸！

父女相擁痛哭。

林太郎：（哭着）我高興！我有女兒，我高興噢……（哭）

妹仔：（同時，哭着）爸爸！我找到了爸爸！

林太郎：（用手背拭淚）別哭了，告訴我！媽媽在哪裏？

妹仔：兩年前去世了！

林太郎：（呆住）啊！

妹仔：（用手帕拭淚離開父親的懷抱）是肝臟 CINCER！

林太郎：（望着照片）鳳吟！以為你還在大陸，一直託人打聽，要找到你！想不到，想不到……（悲從衷來）結

果一場空！（拭淚）告訴我，你們這些年的經過！

妹仔：（拭淚）媽媽說：六六年跟爸爸從大陸往外逃——

林太郎：對！那時候她懷着身孕——就是你！

妹仔：嗯！我是六七年春天出生的！

林太郎：嗯——過閘的時候，她受了槍傷。



妹仔：媽媽說，她裝死躺在地上，看見爸爸被抓走的！

林太郎：前幾年我一直以為她受傷死了，後來又聽人說在大陸看到她——全是空的！

妹仔：媽媽雖然受了傷，還是逃到香港來了。

林太郎：這些年可真苦了你們！

妹仔：媽媽做工，供我讀到書院畢業，畢業那年夏天，媽媽突然說支持不住了！原來，她在前一年就知道害了不治之症。一直撐到我畢業，才撐不下去的，在醫院裏只住了四個月！（哭）就去世了！噢……

林太郎：（聽到「不治之症」已經忍不住了，嗚咽，對着照片）鳳吟！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苦呢！（忍不住，放聲哭）噢……

妹仔：（拭淚）爸爸別哭了！媽媽最後的遺言是禱告女兒能找到爸爸。媽媽說：只要能夠父女相見，她在九泉也會高興。媽媽現在該……（忍不住又哭）高興了……噢……

林太郎：（忍住哭）叫我別哭，你自己倒哭了！父女團圓是高興的事，不能再哭，不能再……（哭）哭了……

妹仔：（拭淚）爸爸自己又哭了！

林太郎：不哭！（拭淚）不哭！唉！死者已矣！告訴我：媽媽的遺體……

妹仔：骨灰在樓上供着……

林太郎：噢！我們送到台灣祖墳安葬！唉！可惜你那早死的哥哥，沒辦法找他的屍骨了！

妹仔：（一怔）我有幾個哥哥？

林太郎：一個！

妹仔：媽媽告訴我，沒有死！

林太郎：（大出意外）啊！沒有死？！

妹仔：哥哥在大陸當紅衛兵，要跟媽媽「劃清界限」，親手掀着媽媽的頭髮，罰跪玻璃，腿都扎爛了！

林太郎：（切齒）畜牲不如的東西！

妹仔：媽媽恨自己沒有管好兒子，就認定他是死了！

林太郎：（恍然）噢！難怪當年她總說不明白。

妹仔：媽媽說哥哥鬥爭媽媽，是要討一塊翡翠！（從手袋中取出那塊翡翠來）

林太郎也同時從身上取出一塊翡翠。

林太郎：就是這塊翡翠——

兩塊翡翠對在一起：嚴絲合縫。

林太郎：翡翠合在一起了，可是人……

妹仔：媽媽在醫院，最需要錢的時候也不肯賣掉。

林太郎：（撫摸着翡翠，喃喃的）不賣好，不賣好！

妹仔：爸爸一起收着吧！剛才差一點兒我就要把它押給別人了！

林太郎：為什麼？

妹仔：媽媽去世的時候，欠了跛雄的債。

林太郎：欠跛雄的債？！

妹仔：嗯，他要逼我做下賤的事，我堅決不肯！

林太郎：我們還他錢就是了！

妹仔：我錢不夠，沒辦法想拿它抵押，又害怕被人吞沒了，對不起媽媽……

林太郎：爸爸還他——不要緊：差多少錢？

妹仔：三萬，爸爸有？

林太郎：你三叔有錢，我們馬上打電話到台灣！

妹仔：來不及了，今天他們就要我住到B座去！

林太郎：一鳳樓？！那不行！

妹仔：他們好兇，我們惹不起……

林太郎：惹不起，躲得起！你三叔在酒店開的有房間，爸爸送你住酒店去！躲他兩天就有錢了，走！

林太郎拉妹仔向外走，馬上又停下來。

林太郎：我們乾脆不回来了，還了債，跟你三叔回台灣。

跑回工人房，拿起皮箱出來。

妹仔：我要帶着媽媽的骨灰！

林太郎：對，對！到十四樓搭電梯！

父女倆開門外出，快步走向上樓的樓梯，很快的停住，緩緩退後，驚恐的向上望着「篤答」聲中跛雄出現，從他們迎面走下來，逼得父女們退到走廊上，林太郎拉着妹仔轉身奔往樓下，才一舉步，又呆住了，手中皮箱跌落地上。

通往樓下的樓梯上，無聲的走出功夫茂來，父女倆被卡在中間。

跛雄：（向前一步）要逃走嗎？

林太郎：（胆怯的搖頭）不，不是！

功夫茂：（狠狠地）對欠債逃走的人，有一定的規矩！

林太郎：（害怕）茂哥……不……沒有！

功夫茂：（用手背推林太郎一把）滾開！

林太郎幾乎跌倒，妹仔連忙扶住，並且擋在父親面前。

妹仔：欠債還錢，你們不能欺侮人！（勇敢的瞪着對方）

林太郎：（提起勇氣，向前擋住女兒）對！對！我有錢！我還你們！

功夫茂：（已出手要抓妹仔，被太郎阻擋，怒叱）滾開！跟你什麼關係？！

林太郎：我是她爸爸！

功夫茂：卑！！（向跛雄，奚落地）憑他的德性，會有這樣的女兒？

跛雄：既然要逃走，只好先把她押到B座去了！

功夫茂撥開林太郎，一把抓住妹仔的頭髮。

妹仔：（護着頭，掙扎）不要！不要！

跛雄：走！（到B座門前開門）

林太郎：（同時，拉着妹仔）放手！放手！

功夫茂把妹仔拖到B座門前。

妹仔：（掙扎着）爸爸！

林太郎：放手——我要報警！

跛雄：試試看——你有幾條命？（進入B座）

功夫茂拖妹仔進入B座。

妹仔：（在門口掙扎，不肯進入）爸爸！爸爸！

林太郎：妹仔！（用力掰着功夫茂的手）

功夫茂：滾你的！（同時踢出一腳）

林太郎被踢翻，滾倒在地。

功夫茂拖妹仔進去，用力拉上鐵閘。

林太郎：（在地上掙扎着）妹仔！

妹仔：（在鐵閘內）爸爸！

功夫茂拉妹仔離開門口。

妹仔：（已不見人）爸爸……

林太郎：（掙扎着爬向B座門口）妹仔，妹仔！

木門「碰」的一聲關緊。

林太郎：（抓着鐵閘爬起）妹仔！妹仔！

幕徐徐落。

第四幕

第一場

時：第三幕後的第二天上午。

景：香城大廈十三樓，同第三幕。

人：林太郎、妹仔、區正發、區陳招、跛雄、功夫茂、珍妮、媚都岡次、剛仔、瑪格麗、尤新、梁甘、打手甲。

幕啓：

香城大廈十三樓，走廊上寂無人踪，A座只關着木門，B座鐵閘緊閉，狀態森嚴。

A座落地窗簾大開，窗外天色灰沉沉地，和房子主人的心情一樣，籠罩着一層愁雲慘霧，海峽對岸的景色，像是焦距不準的照片，只能看出模糊的輪廓。

區正發未穿上裝，在廳裡踱着，區陳招坐在沙發上，不停的長吁短嘆，拿茶杯喝茶，當丈夫走近她的時候。

區陳招：（嘆氣）唉！放下茶杯（很重的）

區正發：太太，開朗點兒好不好，一九九七還有十二年呢？

區陳招：怎麼開朗？預備逃難的老本兒都被冷煖機搞光了。

區正發：不是搞光了，是暫時壓住而已！要不是日本人挖牆腳，我們已經發財了！

區陳招：這表叔也真差勁，一點信用道義都沒有！

區正發：跟共產黨做生意，從來不想他們守信用、講道義！

區陳招：那講什麼？

區正發：向錢看——他從日本人那兒私人收到的錢，多我們一倍！

區陳招：那日本人不要賠本兒？

區正發：現在日本人做生意就是這樣！先把生意搶到手再說！

區陳招：他搶生意我們把老本虧掉！

區正發：不會的，我們總有辦法，像七三年的股票風波，多少人因為做股票成了被綁死的大閘蟹，我們還賺進了

這棟房子呢！（坐沙發上）

區陳招：房子？房子還不是為了這次鬼生意押給銀行！也賠進去了！

區正發：不是賠，是壓住了！

區陳招：我看，就快壓得透不過氣了！

區正發：那，人家林伯的弟弟呢？壓得比我們多得多啦！

區陳招：人家有錢嘛！

區正發：林伯上班去了？

區陳招：那還有心上班？跑錢去啦！

區正發：真是當局者迷，關心則亂！妹仔欠的這點兒債，他弟弟隨隨便便就還了！何必着急！

區陳招：當然着急，父女才見面，女兒就被人家關起來！

當區正發問到林伯的時候，林太郎乘電梯上來，拭着光頭上的汗，走到B座門前，伸左手要按門鈴，看到了腕錶上的時間，急急的回到A座門前，開門進入，正是區正發講：「何必着急」的時間。

區陳招：（起身，關切地）林伯！怎麼樣？

林太郎搖頭，同時，電話響，區正發起身要過去接聽。

林太郎：是我的！（跑過去接聽電話）喂……是的！三弟！對！昨天四萬五，今天就是六萬了……香港大耳窿的利息嘛！噢！你講……我有筆！（掏日記本及筆，一面講，一面寫）香港……唔……唔……唔……唔……好！我會帶身份證的！哪……冷煖機……

區正發已經在注意的對白，這時緊張的走近電話旁。

林太郎：（講電話）壓低成本，只要十九塊一台……好，我告訴他……再見！（切電話，看日記本自己才記的地址）唔……香港……（抬頭，高興地）我馬上過灣去拿錢！

區正發：我早說你不必着急嘛！令弟剛才說冷煖機……

林太郎：他說可以壓到成本十九元一台！訂金他已經先墊付了。報價單一來，跟信用狀一起開過去就好了！

區正發：（高興）太好了！林伯，我可以跟日本人競爭了！

林太郎：好好，你去辦，我要過灣拿錢去了！（匆匆走出去）。

區正發：太太，我說對了吧——我們總有辦法的，唔——（掏出計算機，算着）十九塊……

林太郎匆匆到B座門前，按門鈴，木門立即開了，打手甲出現鐵閘內。

林太郎：謝謝，我要跟我女兒講話！

打手甲退開，林太郎等待。

區正發：（抬頭）太太！我馬上過深圳，跟日本人拼了，絕對把生意搶回來！勞駕，我的上衣！

區陳招高興的跑進房間，區正發仍在計算着。

B座鐵閘內，妹仔出現。

妹仔：爸爸！

林太郎：妹仔，你三叔的錢已經到了，我馬上過海去拿，不必害怕了！

妹仔：我不怕！隨便跛雄怎麼樣！我都不會屈服的！

林太郎：好好！你自己小心！

妹仔：我知道！

林太郎：那我就走了！

妹仔點頭，林太郎向電梯走去，妹仔目送着他。同時A座區陳招自房間拿出上衣來，替丈夫穿上。

區正發：我恐怕要很晚才能趕回來！

區陳招：好的！

區正發出門，區陳招收起茶几上的茶杯走進廚房。而區正發和林太郎同時到達了電梯門口，門開，兩人進入。

區正發：一起下樓，還可以聊聊生意經。

電梯門關降下去，同時，打手甲拉開鐵閘內的妹仔，關上木門，樓梯上傳來跛雄的拐杖聲，跛雄和喺都走下樓來，向B座走着。

跛雄：關了整整一夜，絕對沒有那麼驕傲了，你好自為之吧！（交一枚鑰匙給對方）

喺都：（接過鑰匙）裡邊還有個看守的人呢！

跛雄：你叫他出來就是了！

喺都：好！（得意地）成功了，我就兩個人回日本囉！（用鑰匙開門）

跛雄：不過，我要告訴你，這是最後的機會，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就不能控制她了！

喺都點頭，開門進入B座，同時電梯上來。功夫茂、珍妮和剛仔由電梯出來，珍妮憔悴的容顏已略見恢復，剛仔的臉却變得如同泥人，衣服也破舊不堪，三人向跛雄走來。

跛雄：真把剛仔找回來了！

珍妮：（向剛仔）叫雄伯！

剛仔：（有怯意）雄伯！

跛雄：嗯！（笑笑）功夫茂到底有功夫！

功夫茂：全靠羅湖的手足過去幫忙，打到乞丐的總窩，才找到人。

跛雄：（向珍妮）那好了！安心做生意吧！

珍妮：茂哥說……（看B座大門）

跛雄：唔！此地我有用——（由身上取下一枚鑰匙，交給對方）你暫時在十四樓做吧！

珍妮：（接過鑰匙）是！我把剛仔送過去！

跛雄點頭，珍妮帶剛仔按A座門鈴。

跛雄：（目送珍妮）想不到那個看更的林伯，真的有億萬身家！這個妹仔還是他唯一的繼承人呢！
A座，同時由廚房走出區陳招開門，見是珍妮，高興的拉着剛仔，珍妮關上大門。

區陳招：真找回來了！喲！這麼髒，來，區媽媽帶你去洗臉！
剛仔：（同時）區媽媽！

區陳招拉着剛仔進入洗手間，珍妮跟着。

跛雄：（兩面一望，詭密的）億萬身家！阿茂，我有個新腦筋好動！（轉身向樓梯走）

同時，B座的木門開了，打手甲出現在鐵閘後。

打手甲：雄哥！日本人要我出來！

跛雄：那你就出來吧！

打手甲：我看守的人呢？

跛雄：嘿！你倒很負責！（上前用鑰匙開門）

打手甲出來，跛雄又把鐵閘鎖上，木門仍然開着，同時向打手甲命令。

跛雄：守在門口，日本人出來了再進去。

打手甲：是！

跛雄：（向功夫茂）到樓上，把我動的新腦筋告訴你！

跛雄走上樓去，功夫茂跟在身後，打手甲守在B座門口，同時，A座內珍妮、區陳招帶着洗過臉的剛仔由洗手

間出來，剛仔到電視前翻動看電視機下的錄影帶。

區陳招：（繼續方才的談話）有這種怪事？深圳的乞丐不要人民幣，只肯要港幣？

珍妮：是呀！茂哥沒有零錢，身上全是港幣一百的！

剛仔：（大叫）錄影機！錄影機不見了！

區陳招：噢！電視機壞了，你十多天不在家，錄影機我還給出租店了！

剛仔：我要看！（哭叫）我要看錄影帶！

珍妮：帶子早還掉了！

剛仔：（哭着）有歌唱的！（大叫）我要看錄影帶……

區陳招：唱歌——聽錄音機好了！（打開電視機旁的錄音機）

剛仔：（關錄音機，大叫）我要看歌唱的錄影帶！

瑪格麗打開房間門，穿着睡袍出現。

瑪格麗：剛仔回來了！

區陳招：看！把阿姨吵醒了！

珍妮：對不起呀！瑪格麗！

瑪格麗：不要緊，我今天本來要早起的！

剛仔：（哭叫）我要看錄影帶……我要看……

瑪格麗：剛仔！到阿姨房裡來看！

剛仔立刻停止哭叫。

珍妮：去吧！不准亂動阿姨的東西！

剛仔跑向瑪格麗的房間，和瑪格麗一起進入。

珍妮：剛仔實在可憐，沒有人陪他玩！

區陳招：（急於聽故事拉珍妮坐下）結果呢，你剛說沒有零錢給那個乞丐……

瑪格麗房內錄影帶放出粵語歌曲。

珍妮：噢！乞丐說，找零錢給你！掏出一大把，全是十塊的——有好幾百！

區陳招：啲！乞丐這麼有錢？

珍妮：是呀！我們自然不肯給他——嚇——那個乞丐馬上翻臉——罵我們是「臭港人」。

區陳招：啊！「臭港人」！

珍妮：是呀！香港變成臭港啦！還罵粗口呢！

區陳招：功夫茂要打人了！

珍妮：茂哥還沒動手，他請去幫忙的弟兄就把乞丐打了！

區陳招：該打！

珍妮：乞丐逃，茂哥追，追到乞丐窩，好多好多小乞丐，有幾個手上還是血淋淋的！

區陳招：啲！啲！就是報上登的，被斬掉手指頭了！

珍妮：可不是！剛仔在—群裡頭又哭又叫，茂哥就把他救出來了！

區陳招：真是上帝保佑，也是你的運氣好！

珍妮：是呀！我想應該轉運了，剛才見到雄哥也很和氣，本來還提心吊膽的，以為一定要受罰呢！（警覺地起身）噢！我該到樓上去了！

區陳招：好——回頭有空要替剛仔買件衣服……（收拾着剛仔翻亂的錄影帶）

珍妮：好！好！我看看剛仔！

珍妮悄悄的走到瑪格麗門前，向內窺視一眼，輕輕的走向大門，向區陳招揮手向外走去。

當珍妮警覺的起身同時，B座內傳出妹仔的叫聲。

妹仔：（聲）給我滾出去！

站在走廊上的打手甲本來在無聊的踱着，已近電梯，急回頭望，B座鐵閘內出現妹仔，回頭手指鐵閘大叫。

妹仔：滾！

媚都笑嘻嘻的出現妹仔身旁。

媚都：多多錢給你！帶你去日本，讓你入日本國籍！

妹仔不屑的扭頭，他突然抱住了妹仔。

妹仔：（掙扎）放手！

媚都：不放！不放！

妹仔低頭咬他的手，媚都護痛的大叫，鬆手，妹仔逃開，他舉着被咬破流血的手，向妹仔逃開的方向撲過去，打手甲瞠目望去。

媚都的吼聲，妹仔的叫聲，傳出鐵閘外來。

媚都：（聲，護痛的大叫）啊！（日語，罵）混蛋！混蛋！（跑至鐵閘前——臉上帶着被指甲抓出的血痕，逃

命似的打開鐵閘奔出門外）

開閘時，打手甲迅速進入，妹仔衝到鐵閘前，被打手甲阻住去路——她怒容滿面，衣服被撕破了兩處，退回，打手甲關閉木門。

媚都：（生氣的罵着日語）混蛋，混蛋！（用鑰匙關門，轉向A座）

A座，珍妮走出來，見媚都一怔，轉身奔向樓梯。媚都伸頭進入A座。

媚都：瑪格麗！

區陳招：（才收拾完錄影帶回頭叫）瑪格麗！有人找！（走進廚房去）

瑪格麗出來，見是媚都跑向門前。

媚都：（生氣的）雄哥真是開玩笑，什麼講好了？！簡直騙人！

瑪格麗：呀！你受了傷！

媚都：鑰匙你交給雄哥！這一次我是死了心啦！（交鑰匙給瑪格麗）

瑪格麗：我替你擦點藥？

媚都：我到醫院去！

瑪格麗：答應我的鑽戒呢？

媚都：你急什麼？我去醫院擦藥，又不是去住院——很快就回來！

瑪格麗：好！等你吃晚飯！

媚都：好！（回頭望B座）哼！真沒遇到過這樣的女人！（倖倖然走向電梯，按鈕）

珍妮從樓上走下來，瑪格麗看到她，暫不關門，等她到來，同時，媚都乘電梯下。同時，剛仔由瑪格麗房間跑出，到門前。

剛仔：阿姨——看完了！

瑪格麗：沒有了，再有全是兒童不宜看的帶子了！

剛仔：（看到媽媽）媽咪！（向瑪格麗）我也不要看了！

珍妮牽着剛仔，進入A座。

珍妮：跟阿姨說謝謝！

剛仔：謝謝——兒童不宜的，你們看的時候，我也要看的！

瑪格麗：那怎麼行？（走進房間去）

區陳招由廚房出來，

區陳招：（向珍妮）你怎麼又下來了！

珍妮：雄哥說十四樓也有事，把我趕出來的。

區陳招：正好帶剛仔去買衣服、飲茶，區老板不回來，連晚飯也可以在街上吃了！

珍妮：好哇！我請區太太！

區陳招：我洗個手就走！（走向洗手間）

剛仔：媽咪，我們聽錄音機！

剛仔去開錄音機，珍妮跟着聽粵曲。

同時，樓梯上，尤新提着箱子，由樓下走上來，到A座門前，先伸頭向內望一下才走進去。區陳招正由洗手間

出來，瑪格麗也脫去睡袍，穿着洋裝走出。

尤新：（放下箱子，招呼）表姑、瑪格麗。

區陳招：咦？表姑丈不是替介紹工廠，今天打工去嗎？

尤新：別提了，簡直受不了！不到半天就把我累死！還要做足八個鐘頭，受不了！

區陳招：大陸做工不也要做足八小時？

尤新：那是屁股坐下來「坐」，抽煙、喝茶，湊足八小時就行，那像香港，兩手不停的做！簡直受不了，我

要請瑪格麗介紹另外的工。

瑪格麗：（意外）我？

尤新：是呀！我也取了個外國名字，叫「馬麗姑」！

區陳招：啊？馬來糕！還蘿蔔糕哪！

剛仔：媽咪！我要吃馬來糕！

尤新：（一怔）什麼馬來糕？人家是馬麗姑！美麗的「麗」，姑娘的「姑」！瑪格麗，你一定要幫我……

區陳招：珍妮，我們走吧！

珍妮：好！（關錄音機，牽剛仔走）

剛仔：（走到尤新面前）我要吃馬來糕！

尤新：（瞪眼）馬麗姑——噢！表姑！見到梁甘，別說我在這兒！

區陳招：梁甘在家？

尤新：嗯！我不要跟他見面了！

區陳招：你們夫妻的事，還是少管好！（向珍妮）走吧！

區陳招、珍妮、剛仔走出門去，關門，尤新由防盜眼向外望望，區陳招等走到電梯前，搭電梯下樓，同時，尤新把箱子提進瑪格麗的房間。

瑪格麗：（追過去）你要做什麼？

尤新：（已放下箱子出來）瑪格麗，求你讓我躲一天！

瑪格麗：躲你老公？

這時，梁甘由樓梯走上來，神情緊張的走至A座，要按門鈴，又停下來考慮，同時，尤新回答瑪格麗的問話。

尤新：嗯！等他明天上工我就搬出去，工作一定要請你幫忙！

瑪格麗：什麼工作呢？你會做什麼？

尤新：我會唱歌，你聽……何日君再來（拉開喉嚨唱）好花不常開……

門外，梁甘搖頭，轉身向樓梯走回去，聽到歌聲止步諦聽。

A座內瑪格麗皺眉聽着尤新已經唱歌唱到——

尤新：（唱）喝完了這杯……

梁甘決定了，向前按A座門鈴。

瑪格麗：（拉尤新一把）有人……

尤新：還沒有到！（唱）請進點小菜！（說）這才到「人」呢！（唱）人生難得……

瑪格麗：（指大門）有人叫門！

梁甘再按門鈴，尤新停了，瑪格麗由防盜眼向外望。

瑪格麗：（回頭，指門外）你老公！

尤新：（一呆）啊！

瑪格麗指洗手間，尤新連忙躲進去，瑪格麗開門，梁甘進來，兩眼發直，向廚房走，瑪格麗跟着他，並排走，梁甘突然轉身，向洗手間，如貓捕鼠般一步一步悄悄向前，快到門前，瑪格麗搶先一步，進入洗手間，梁甘一呆。

瑪格麗：（開門一隙，伸頭出來）LADY-FIRST！（退入關門）

梁甘無奈，轉頭，走過去望區家和瑪格麗的房間——兩個房間的房門開着，林太郎住的工人房也未關門：一目

了。他快步進入廚房。

瑪格麗和尤新立即出現，兩人向廚房通道張望着走過去。突然有所發現，尤新急躲進工人房。梁甘由廚房通路快步出來，奔到洗手間，把門用力拉開，略等片刻，進入。尤新由工人房出現，瑪格麗指廚房，尤新進入廚房，梁甘由洗手間出來，瑪格麗順手把工人房的門關上，梁甘懷疑的向工人房走來，突然廚房中傳出碗盤等物掉在地上打破的聲音。

瑪格麗：（一驚）啊！

梁甘不進工人房，轉向廚房通道。

瑪格麗做了個「完結」的表情。

突然工人房響起奔跑在金屬樓梯的聲音，梁甘又轉回工人房進入——工人房無人，而聲音連續不斷，他把耳朵貼在斜角上聽着，瑪格麗也注意了，到工人房門口，扶着門在聽。尤新趁機由廚房出來，瑪格麗向她揮手，她向大門外跑去。

梁甘：（自語）是尤新！

尤新已在客廳正中，嚇了一跳，止步。

梁甘：（再聽聽斜角處）尤新從安全梯跑了！（起身要出工人房）

瑪格麗急關工人房的門，尤新已不可能走出關着的大門了，急溜進開着的洗手間去。梁甘已拉開工人房的門向大門奔去，才奔幾步，停住。

梁甘：（沮喪地）追不上了，從安全梯跑了！（轉身頹然坐沙發上——背對着洗手間和大門）

瑪格麗也詫異的望望工人房的斜角處。

梁甘：（低頭哭了起來）完了！我半輩子完了！噢！尤新跑了！噢！完了……

瑪格麗在他哭的時候，走到他左側後方，右手按在他左肩上。

瑪格麗：（安慰他）梁甘，別哭……

梁甘：（撫着瑪格麗放在肩頭的手，哭着）我怎麼不哭？憋了半輩子才結婚！結婚半個月，愛人就跑了！噢！（傷心之極，放開對方的手，捶胸頓足，嚎啕大哭）明天擺酒，她今天跑掉！噢！我怎麼活啊！噢！尤新啊！

尤新從洗手間伸頭出來看。

瑪格麗：別再哭尤新了！（說完，走到梁甘的右方去了）

梁甘：（哭着）我不是哭尤新，哭的是我半輩子的錢！噢！

瑪格麗瞠目，尤新從洗手間走出，向大門溜去，到達梁甘左側後方，瑪格麗原先所佔的位置時，她止步，向瑪格麗擺手，表示再見，瑪格麗焦急的揮手，要她快走。她偏誤會成對方在叫她，反倒向前半步，指自己的鼻子向

瑪格麗表示：「你叫我」？瑪格麗氣得轉身不理她，她垂手下來，做着納悶的表情。

和她們表演啞劇的同時，梁甘仍然俯在茶几上不停的哭着嘍叨——

梁甘：瑪格麗！你不知道，連最後剩的錢，我還替她買真金項鍊，噢！真金耳環！噢！（伸手拉住尤新的手，正當她做着納悶表情的時刻）

尤新呆住，不敢動。

梁甘：（緊接前一句對白）真金戒指！噢！（摸到尤新手上的戒指了，哭聲戛然而止，挺身抬頭）啊！

尤新：（不知所措）噢！

瑪格麗掩面，跺腳。

梁甘跳起來，雙手緊抓尤新。

尤新：（掙扎）放手，放手！（甩開對方，逃）

梁甘追，繞着沙發和瑪格麗，展開追逐，瑪格麗氣得坐下來，雙手抱住腦袋。

同時樓梯上，跛雄匆匆下來，開B座門進入，木門和鐵閘洞開着。

梁甘同時也追上尤新，却被她大力推倒，梁甘掙扎起身，尤新向外逃去，等梁甘追到門前，她把已將關上的門猛力推開，梁甘被撞得連連倒退，她伸頭進來看，梁甘終於倒地，瑪格麗急推她出去關門。

B座中，打手甲突然跌出門外，倒地掙扎，跛雄追出，揮杖打去。

同時尤新逃下樓去，樓上功夫茂奔下來。

功夫茂：雄哥！怎麼了？

跛雄：妹仔逃了！

功夫茂：（愕然）逃了！

梁甘：（同時，醒來起身）逃了！愛人逃了！

暗轉——第四幕第一場終。

第二場

時：第一場當天黃昏後。

景：香城大廈第十三樓，同第一場。

人：瑪格麗、跛雄、功夫茂、媚都岡次、林太郎、區陳招、珍妮、剛仔、妹仔、林季豐、區正發。
燈光漸亮。

A座所內只開着壁燈，不但顯得走廊上格外明亮，由於晚來天氣晴朗，連海峽對面的燈光也倍加晶瑩，香港的

倒影盪漾在水波中，展示出東方之珠迷人的景色。瑪格麗正獨自憑窗欣賞着。

瑪格麗：（自語）浮城！香港真是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B座門開了，功夫茂和跛雄出來，走向A座，按鈴，瑪格麗起身，先打開大燈，開門。

跛雄：還沒有回來？

瑪格麗：全沒有回來——林伯過海、區老板去了深圳，區太要吃過晚飯回來！

功夫茂：（向跛雄）就在此地等林伯吧！

跛雄點頭，和功夫茂坐沙發上，瑪格麗又去憑窗向樓下望着。

跛雄：看什麼？

瑪格麗：（回頭）楣都說要來的！（又向下望）真的來了！下的士了！（跑出大門辦開鎖，使她可以從外面不用

鑰匙開門）

跛雄起身，開門，向外看，瑪格麗進了電梯，跛雄回身，電梯下降，跛雄鎖好大門。

跛雄：（得意地）這筆錢到手以後，就遠走高飛！阿茂！你喜歡的話！就帶珍妮回大陸去吧！

功夫茂：不！我從大陸逃出來的，還回去？

跛雄：對！有錢那裡都好去，買本護照就行了，到處可以享受！

功夫茂：全靠哥哥腦筋動的好！

跛雄：沒有你的功夫也不會這麼順利——樓上的手足，我已經問過，「回鄉證」現成的！拿到錢馬上「散水」

走人！

電梯已經上來，瑪格麗挽着楣都走向A座，推門，發現鎖了。

瑪格麗：咦！（按門鈴）

功夫茂起身開門，楣都和瑪格麗進來，功夫茂冷眼看楣都。

楣都：好哇！雄哥！你看看你害我的？

跛雄：怎麼？

楣都：（示意手和臉上的傷）受了傷啊！

跛雄：（笑着）我們中國有句話：色字頭上一把刀，你要玩刀，當然受傷！

楣都：你還要笑話我！是你說死妹仔沒問題了，我才進去的！

瑪格麗：別埋怨了！妹仔還不知道逃到哪兒去了呢？

楣都：逃啦？

瑪格麗：是呀！（向跛雄）妹仔逃走的時候，我聽到的！

功夫茂一怔。

跛 雄：唔？

瑪格麗：梁甘正在找他老婆，我聽到安全梯上有跑步的聲音，梁甘還以為是他老婆——妹仔一定是那時候逃走的！

跛 雄跟功夫茂交換目光。

跛 雄：不管什麼時候，反正是逃了！我們非跟林伯要人不可！

電梯由下而上，林太郎拿着紙包走出，先去按B座門鈴。

瑪 都：逃不逃也跟我無關了！（向瑪格麗）我們還是看錄影帶吧！

瑪格麗：你答應我的東西——

瑪 都：帶來了，到房裡給你！（拉她向房間走去）

B座門外，林太郎第二次按門鈴。

功夫茂：（聽到）有人按B座門鈴！（同時起身開門）林伯，雄哥在這邊兒！

林太郎回到A座，把手中紙包放跛雄面前。

林太郎：錢！六萬！

跛 雄：（推開紙包）錢你先收起來！

林太郎：為什麼？（豪氣地）現在我不比從前，我需要多少，我弟弟都會給我！

跛 雄和功夫茂交換目光。

跛 雄：大概你有太多的錢了，派人把妹仔盜走的！

林太郎：（不相信）什麼？

功夫茂：妹仔逃走了！

林太郎：（意外）啊！

跛 雄：不會是逃走，是林伯花錢找人盜走的！

林太郎：沒有的話！

功夫茂：妹仔不見了是事實！

林太郎：（焦急地）我不管，錢我拿來了，你們就要還人給我！

功夫茂：（怒目起身）怎麼還？

林太郎嚇得後退。

跛 雄：（制止功夫茂）林伯，事到如今，非報案不可了！

林太郎：好！好！我報案！（向電話走去）

跛 雄和功夫茂交換目光，同時，林太郎向電話伸手的時候，電話鈴突然響了，林太郎吃了一驚，連忙鎮定自己

林太郎：（接聽電話）喂……什麼？……我女兒在你手上了！不准報案？……報案殺我女兒？你是誰？……等一等？喂……喂……（把聽筒離開耳朵，看看再聽，大驚）喂！妹仔！你在哪兒？不知道？眼睛被蒙

着的？……被「大圈仔」綁架啦？喂……喂……（焦急）斷掉了！（呆住）

跛 雄：（憤怒的拍茶几）好哇！大圈仔搞到我跛雄頭上來了！我非要……（起身）

功夫茂：雄哥別生氣，要慢慢找線索！

林太郎：這！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跛 雄：快中午的時候！

林太郎：怎麼會呢？

跛 雄：我們一直等你回來報案的！

功夫茂：不必理電話怎麼說，還是報案要緊！馬上打九九九！

林太郎：他們會殺死我女兒……

功夫茂：殺人？說的容易！不必管他，報案吧！

跛 雄：（瞪功夫茂）妹仔不是你的親人對不對？

功夫茂不講話了，林太郎焦燥的來回走着。

電梯又由下而上，區陳招、珍妮、剛仔由電梯走出——剛仔已經換上全新的衣服，三人走到A座大門，區陳招

取鑰匙開門，同時——

功夫茂：不報案又怎麼辦呢？

跛 雄：大圈仔綁票，一定會再連絡的！

區陳招等人進來，廳內的空氣使他們感到不尋常，珍妮胆怯的攬緊剛仔。

區陳招：噢！雄哥也在這兒！

珍妮：（同時）雄哥！

跛 雄：唔！

區陳招：樓下剛才有人找林伯！

林太郎：（已如驚弓之鳥，緊張地）誰，誰找我？

區陳招：不認識——（舉着手中一個牛皮紙信封）留下這個信封就走了！

林太郎雙手顫抖着打開信封，現出一捲錄音帶來。

區陳招：錄音帶！

跛 雄：多半是大圈仔的通知，很可能是妹仔的錄音！

林太郎急忙裝在錄音機上，所有的人屏息無聲的聽着，錄音帶轉動着，播出錄音帶的聲音。

錄音帶：（男聲）林伯聽着：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你們林家在台灣有千萬美金的身價！現在你唯一的繼承人，你的女兒妹仔在我們手裡！限你三天之內，讓林季豐準備兩佰萬美金，交款的時間地點，我們會再通知你！現在注意聽你女兒的話——（妹仔聲）爸爸，我很好！我……（斷了，又是剛才的男聲）好了！你女兒現在很好！如果你不聽話，你女兒就不會好了！如果你敢報警，就是替你女兒選擇了最殘酷的死亡方法！再見！（沒聲音了）

林太郎傻掉了，區陳招、珍妮，面面相覷。

電話鈴響起，區陳招接聽。

區陳招：喂……噢！請等一等！雄哥電話！

跛雄：（接電話）唔……噢……噢……好的！（切電話，向功夫茂）大圈仔夠厲害！打電話到十四樓，指定我

五分鐘內上去等電話！（示意林太郎）

功夫茂會意點頭，剛仔趁着珍妮注意跛雄的時候，溜進了瑪格麗的房間。

跛雄：林伯！現在我們上了一條船！大圈仔找我講話，看他開什麼條件吧！放心，我會幫你的！

林太郎木然點頭，跛雄走了出去。

珍妮：（發現兒子不見了）咦！剛仔呢？

瑪格麗房門開了，傳出媚都的聲音。

媚都：（在內）小王八蛋！滾！

珍妮急起身，剛仔已經由瑪格麗房內跌了出來，倒在地上了！

剛仔：（叫）日本狗！你敢打我！（掙扎起身）

珍妮急向前抱起剛仔。

剛仔：（才哭出來）媽咪！

同時，媚都追出來，瑪格麗拉不住他。

瑪格麗：算了，小孩子……

媚都：我早要打他——小王八蛋！

功夫茂上前攔住媚都，推他一把。

媚都：（被推退後一步，怒目）做什麼？

功夫茂：何必打小孩子，要打，打我好了！

媚都：你？

功夫茂：我！

媚都：好！讓你試試我柔道三段，空手道三段的手段！（擺姿勢）來！

功夫茂冷冷的看着他，媚都大叫一聲，衝前，功夫茂閃身揮掌，媚都拼着被打，揪住了對方茄克的右肩，翻身要以柔道的功夫摔倒對方，不料功夫茂穩如泰山，媚都用力過猛，撕下了對方的衣袖，功夫茂右肩赤裸了，媚都自己也向旁衝出幾步。

瑪格麗：（阻止）茂哥！

媚都在瑪格麗身後踢出一腳，功夫茂中腳，踉蹌後退。

珍妮：（驚叫）茂哥！

瑪格麗：（攔媚都）媚都……

媚都：（撥開她）閃開，我非打服他不可！（又擺出姿勢）

區陳招：（拉起木然的林太郎）林伯！小心碰着！（拉他靠向牆邊）

珍妮也抱着剛仔退後，瑪格麗也被撥得靠近牆邊了。

媚都連連進攻。

功夫茂節節後退。

媚都勇猛。

功夫茂穩健而迅速，兩人打進了廚房的通路去了。

珍妮、瑪格麗、區陳招，都向通路望去，剛仔不停的叫好，通路內傳出激烈的打鬥聲。

區陳招：（搖着身邊的林太郎）林伯！林伯！

林太郎：啊！

區陳招：攔一攔吧！再打要出人命了！林伯！

林太郎：（驚醒的振作一下，望着通路，叫）別打了！別打了！

這時媚都一聲大叫，由廚房通道跌出來，跌到大門內，瑪格麗向前把他扶起，已經鼻青臉腫，搖搖欲墜。

功夫茂出現通路口——毫無損傷。

媚都逞能的推開瑪格麗，做出要進攻的姿勢，但是自己却立即跌倒地上，瑪格麗向前扶他。功夫茂仍要衝前進

攻，林太郎一把拉住他的右臂，他繼續衝前，帶動林太郎轉到他的身後，變成他面對林太郎，而右臂向着觀眾，

林太郎的手掩蓋不住他臂上的刀疤。林太郎看到刀疤，再看功夫茂的臉。

林太郎：（如中雷殛）啊！你的胳膊！

功夫茂被林太郎的神情鎮住，詫異的怔在那裡。

媚都在瑪格麗的攙扶之下，勉強站立，不停的喘氣。

林太郎：你這胳膊上的刀疤——

功夫茂：（驚異地）刀疤？！

林太郎：是六歲的時候被刺刀戳的！

功夫茂：六歲的時候被刺刀戳的！

林太郎：你是林青茂……

功夫茂：你是誰？

林太郎：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轉身指着工人房牆上原來掛着照片的旁邊併排掛着的妻子的照片）她是誰？！

功夫茂望着照片——輪到他如同雷殛了，僵住。

林太郎：當年我出獄回家，你媽說你死了！現在你活着，她倒去世了！

功夫茂：（崩潰，撲到母親遺像前）媽！我該死！你為什麼不能等我，等我求你原諒？！

林太郎：（喃喃自語）子欲養而親不待……

功夫茂：（起身，回頭，望定父親）爸爸！

林太郎：（同時）青茂！

區陳招、珍妮，為他們父子詭異的相逢所鎮懾，呆住了。

正在攙扶啞都的瑪格麗也驚異的張大了嘴巴——鬆手，啞都又倒在地。

功夫茂：媽去世的情形……

林太郎：你妹妹才清楚！

功夫茂：（更驚異）我還有妹妹？

林太郎：就是讓你們欺侮又被綁票的妹妹！

功夫茂：啊！我妹妹？（急的蹣跚）該死的雄哥！他叫我綁票，綁的竟然是我自己的妹妹！

林太郎：（不敢置信）你，你綁的妹妹——她，她人呢？

功夫茂：就在十四樓！

林太郎：啊？十四樓……

所有的人，除了半昏迷的啞都外，都驚訝的難以出聲。

功夫茂：是我到B座把她打昏，由太平梯抱上去的！

林太郎：（悲痛莫名）全是在害她……

功夫茂：爸爸——救她的也是我！

功夫茂匆匆奔出，向樓上奔去，眾人跟着上樓。

啞都：（略作清醒）瑪格麗！

已經在門前向上望的瑪格麗急跑近他，攙扶起來。

瑪格麗：媚都！你怎麼樣？（扶他坐沙發）

媚都：我！我還要……（掙扎起身）

瑪格麗：啊！還要打？

媚都：還要（護痛的）哎喲！（又要昏倒）

瑪格麗：媚都！媚都！

媚都：嗯——還要進醫院啦！

瑪格麗勉強的攙扶他走出A座，到電梯前，搭乘電梯下樓去了。

同時，樓上傳來打鬥的聲音。

打手甲、乙和功夫茂由樓上打到十三樓的走廊。

功夫茂如猛虎出柙，拳打腳踢，打手甲、乙又從十三樓滾跌到樓下去了。

跛雄從樓上下來。

跛雄：（籥笑）阿茂！看起來，我跟你敵對，是命中註定的！

功夫茂：（點頭）命中註定的！

跛雄：好！（揮手中拐杖打去）

功夫茂閃避退後。

樓梯上珍妮抱着剛仔，區陳招和林太郎扶着容顏憔悴的妹仔，走下樓下。站定，跛雄看到妹仔一怔，連連揮杖

逼退功夫茂。

跛雄：誰開鎖放妹仔出來的？

珍妮：我——你給我的鑰匙！

跛雄大怒，揮杖打珍妮，功夫茂在身後攻向跛雄，跛雄回身一杖，功夫茂伸手抓住杖頭，用力奪取，兩人爭奪

着進入A座大門。

衆人跟進大門觀戰。

剛仔：（大叫）茂叔叔！用力！

功夫茂奮力奪杖，跛雄抓緊杖柄，爭奪中撞倒了餐桌和椅子。

珍妮緊張的咬着嘴唇。

區陳招無助的手心拍着手背。

林太郎下意識的抓緊了妹仔的胳膊。

妹仔以厭惡的目光望着打鬥的人。

剛 仔：茂叔叔！加油！加油！

功夫茂奮力一奪，跛雄一按手杖柄的彈簧，向後一躍，手杖中抽出一柄利劍。

衆人不約而同的驚叫出聲。

功夫茂抓着的杖頭部劍鞘，跛雄持劍猛攻，功夫茂節節後退，退入通往廚房的通道，跛雄狠狠挺劍向過道中衝進刺出。

珍妮：（驚恐已極）哎喲！

剛 仔：（同時急的哭出）茂叔叔！

林太郎：（駭然急叫）青茂！

妹仔扭頭，不忍卒睹。

跛雄退出過道，功夫茂側身抓着對方持劍的手跟着出現，他被利劍刺穿了前胸的衣服，毫厘之差就被從側面刺穿了胸膛，兩人掙扎着退到廳的中間。跛雄一脚踢中對方的手，功夫茂被踢的鬆手，連劍鞘也跌到背後去了。

功夫茂閃身挪位，跛雄翻身趕上，利劍削砍劈刺，功夫茂竄高俯低，左閃右避，又退出了A座大門，跛雄緊緊追趕到門外。

衆人也跟着出門。

跛雄愈攻愈狠，功夫茂驚險萬分，兩人追逐到達樓梯上樓的轉角處，功夫茂被逼得緊靠角落，更形兇險。

林太郎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妹仔不斷的代他拍着胸口。區陳招既害怕又忍不住要看，時時把頭躲向林伯身後。

珍妮緊張得忘記了兒子的安危，一任剛仔向前移動着脚步，直到打鬥現場的最前方才發現危機。

珍妮：剛仔！

這時，跛雄又一劍刺出，功夫茂閃身飛起一脚，利劍被踢中，落到下樓的樓梯轉角去了。同時揮出一拳，被跛雄閃過，回身抓起已到身旁的剛仔。

珍妮：剛仔！（奔前欲奪回兒子）

跛雄以剛仔做盾牌抵擋功夫茂，功夫茂果然縮手。珍妮已到跛雄身後，功夫茂接住剛仔，跛雄趁機插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喪失了抵抗力，同時起腳，踢得珍妮倒向下樓的樓角處。左手更取出一柄短刀，獰笑着刺向無法抵抗的功夫茂的心窩。不料珍妮已經檢到利劍，爬上樓梯，挺劍刺進跛雄的脅部。

跛 雄：（中劍狂叫）啊！！（手中短刀跌落，身體也搖搖欲墜）

功夫茂退後半步，放下剛仔，戒備的望着跛雄。

珍妮由衝動中驚醒，害怕的退上樓梯。

跛雄終於帶着利劍倒向下樓的樓梯轉角去了。

功夫茂跟着—躍而下。

剛仔：（驚魂未定，撲在母親膝前）媽咪！

衆人一齊驅前俯視，區陳招抱起剛仔。

珍妮：（被自己的行動嚇呆）我！我殺了他！

功夫茂：（由樓梯轉角處上來）死了！

林太郎呆住。

珍妮：我殺了他！

功夫茂：不！是我殺的！

區陳招：你們，快，快逃吧！

功夫茂快步走進A座廳內。

衆人莫名其妙，彼此相互以目光探詢的跟着進來。

功夫茂：（已接通電話在講）差館嗎？我叫林青茂，在香港大廈十三樓走廊，殺死了外號跛雄的方義雄！

珍妮：（瘋狂的衝過來搶電話）是我殺的，不是你……

剛仔：（嚇哭了）媽咪！

區陳招拍着剛仔，功夫茂已切斷電話，用手在背後按着。

功夫茂：不！你要好好照顧剛仔！

珍妮：（歇斯底理的）我該坐牢，我該坐牢！

功夫茂：我傷害媽媽，毆打爸爸，綁架妹妹，死有餘辜！坐牢是便宜我了！

林太郎：（難過的）青茂！妹仔！這就是你哥哥！

妹仔直視林青茂。

林青茂向妹仔欲言又止。

妹仔：（扭頭）我哥哥不會綁架我！

林太郎：那時候他自己不知道是你哥！

妹仔：（倔強地）我哥哥死了！！

功夫茂痛苦已極，低頭。

林太郎：（懇求的）妹仔！

妹仔望功夫茂，他也期望的看她，她嘴巴微張，又忍住了。

珍妮：茂哥！你們一家好人團圓，我這個……

功夫茂：聽着！跛雄死了，你可以過正常的生活，（難過）至於爸爸跟妹妹！

林太郎：等你三叔來了——妹仔帶着你們母親骨灰到台灣去，我，留下來等你！
妹仔：（難過地）爸爸！

電話鈴響，區陳招接聽。

區陳招：（講電話）喂！噢……正發！啊……（緊張起來）怎麼樣？啊……噢！（頹然切斷電話，呆住）
林太郎：（關切地）區老板由深圳打電話來？

區陳招：（竭力克制着自己）共產黨的進出口公司奉上級命令，所有冷煖機停止進口，合約全部取消！
林太郎：（失色的坐下來）全部取消——共產黨又在變了！

區陳招：他們變！害了我們！（再也克制不住，崩潰）我們的房子！老本全完了！（哭）噢！我們怎麼辦噢！……
林太郎：我欺騙了弟弟！（痛心）我害他虧了錢！

電梯上來，林季豐由電梯中走出，進入A座，在眾人失望頹喪的情況下，更顯得他神采奕奕，與眾不同。
林季豐：大哥！我到了……

林太郎：三弟！（起身向前）首先我要向你請罪！我欺騙了你！
林季豐：（意外）大哥！自己親兄弟，何必這樣嚴重？

林太郎：我……冷煖機的生意是跟共產黨做的！
林季豐：（意外）啊！（直視兄長）

林太郎：共產黨又變了，所有合同一律取消！
林季豐：變不變我都不會跟他們做生意，台灣絕不跟共產黨通商的！

林太郎：怪我一時糊塗，害三弟損失了很多錢！
林季豐：錢是林家的！替大哥買到了一次經驗，一個教訓，誰還敢相信共產黨說的，香港五十年不變？

區陳招：「五十年不變」（發洩）放狗屁！
林太郎：我親眼看見他們變了幾十年，天天變，時時變，刻刻變！我會上當？（向林季豐搖頭）真是精明一世，

懵懂一時！
功夫茂：不變就不是共產黨了！

林季豐：（打量功夫茂）大哥！這位是……
林太郎：（指着功夫茂和妹仔）我的兒子、女兒！（向兒女們）這是你們三叔！
功夫茂：三叔！

林季豐：（驚喜）啊！大團圓了——一起回台灣！
林太郎：（指功夫茂）他暫時不能走，我要等他！

林季豐：（一怔）什麼原因？

外面警車笛聲由遠駛近。

區陳招：警車來了！

林太郎：（同時向林季豐）這就是原因了！

警車聲愈來愈大，林季豐訝然，到窗口向下望去。

功夫茂：爸爸，三叔！（看妹仔，鼓起勇氣）妹妹！（逃避的轉開視線）區太！珍妮……再見！（轉身向外走去）

珍妮奔前拉住他的胳膊。

珍妮：茂哥！你留下來，讓我去差館！香港法庭，女人佔便宜！

功夫茂：（甩開珍妮的手）放手！

珍妮踉蹌後退，剛仔跑向前。

剛仔：茂叔叔！

功夫茂：（彎腰攬住剛仔）剛仔！再見！（起身，向外走）

珍妮：茂哥！你喜歡剛仔，你照顧他！

功夫茂看剛仔，黯然，珍妮奔過去雙手拖住他。

珍妮：讓我去坐牢！

功夫茂：（怒）為什麼要讓你去坐牢？！

剛仔：茂叔叔！

林太郎：（同時）青茂！商量，商量……

區陳招：（同時）逃回大陸再說！

珍妮：（同時，哀求的）茂哥……

功夫茂：（激動的用力推開珍妮）走開！

珍妮跌倒在地，剛仔撲過去。

剛仔：媽咪！

區陳招：（同時）珍妮……

林太郎：（同時）青茂！

珍妮：（同時）茂哥！（掙扎起身向前）

功夫茂：（揮手）你們都不要管！（激動地）人是我殺的！與別人無關！（走出大門）

區陳招：我去！我跟你去做證！（追着出去）

妹仔追進一步，舉手要喊，又停下來。

珍妮急向外跑，剛仔追着。

剛仔：媽咪！

珍妮止步，回頭，為難的看着剛仔。同時，在走廊上功夫茂亦自樓梯奔下，區陳招在按電梯的鈕，焦急的等待。

珍妮抱起剛仔，走向林伯。

珍妮：林伯，剛仔唔該你（拜託你）照顧……

林太郎：我……

珍妮：我一定要去，受罪、坐牢，我都跟定了茂哥！

林太郎：（意外）啊！

珍妮：剛仔乖，跟着林爺爺！

剛仔乖巧的點頭，珍妮跑出去。

林太郎：（追到門前）珍妮……

剛仔：（追着林太郎）林爺爺……

林太郎只好止步，同時電梯到，區陳招上電梯，珍妮趕着進了電梯，關門，電梯下，林太郎已回身抱起剛仔。突然警車笛聲止住。

林季豐：（回頭）警車到了！

林太郎：（抱着剛仔到窗前向下望）青茂迎上警察了……

妹仔突然衝向窗口，林季豐一驚。

妹仔：（大叫）哥哥！

妹仔幾乎衝出窗外，林季豐攔住她，拖她離開窗口。

林季豐：做什麼？

林太郎：（同時）妹仔！

妹仔：（掙扎着）我要告訴哥哥我在台灣等他……

林季豐放手，妹仔再奔到窗前，向下高呼。

妹仔：哥哥！我在台灣等你回來！

林季豐微笑着看大哥，林太郎欣慰的點頭。

幕徐徐落。

劇終。